

戰時小叢刊之四

# 鐵蹄下的平津

阿英等著



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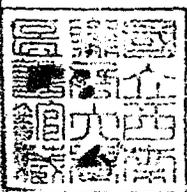
戰時出版社出版

C

MG  
I25  
81

戰時小叢刊之四

鐵蹄下的平津



戰時出版社刊行



3 1761 3904 0

# 目次

## 上卷

故都淪陷前後雜記……………李輝英	一
北平淪陷前後後……………佚名	四
北平通信……………老向	六
動亂中的北平……………魯悅明	一一
古城最後的一瞥……………魯悅明	一四
籠城落日記……………魯悅明	一八
故都暫別記……………北向	二三
敵騎縱橫下的故都……………佚名	三二
如此北平……………仲某	三四
北平來的一封信……………元生	三七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周爲成	三九
故都陷落後之形形色色……………朱鏡心	四一
離開了北平……………姚垠	四八
流亡記……………毛德楨	五三

## 中卷

七月廿八九日天津所見……………佚名	六一
在天津的炮火中……………桑榆	六三
鐵蹄下的天津……………錢錦霞	六八
天津蕭條景象……………成章	七二
沒報看的天津……………禾斗	七四
被蹂躪的天津……………欣曉	七八
淪陷後的天津……………禾斗	八二
天津的商人苦了……………健者	八四
憶天津西沽……………梅煥藻	八六
平津陷落後的狀況……………羅隆基	九一
平津失陷後的新聞界……………莫青	九五
一束漢奸的報紙……………阿英	一〇〇
從北平到天津……………汝龍	一〇三

## 下卷

## 上卷

### 故都淪陷前後雜記

李輝英

文化城，死氣沉沉的，一向就如在那裏甜睡着，但自從盧溝橋的砲聲響起之後，整個城池的確地從甜睡中驚醒過來；人們興奮了，局面緊張了，除了少數的漢奸和安逸成性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們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掙着歡愉的心情，爲那勝利的火花的展開而在熱烈地期望着。大家的共同願望只有一個：

「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橫暴無理的挑釁！」

人們出來爲國家爲民族爲軍隊服務了。

七月廿八日，整個北平城宛若着了火，人們如醉如狂的情形，喜形於色的愉快，全然是因爲我們的軍隊獲到了莫大的勝利。這天，從早晨起，日本的飛機就在北平的上空飄動，撒下來荒謬的傳單，過一會，南苑那方面的戰事就爆發了，整天地，從那邊傳過來震耳的砲聲和爆炸聲。城裏面也十分緊張，拆除的沙袋又堆起來，要路口站上我們的武裝弟兄，看樣子這回像真要幹幹。

過午時分的號外一出，人們如醉如狂，呼喊著，跳躍着，封存好久在內心中的悶氣，這回一下子就爆裂了。怎能叫人不興奮呢，在同日之內，我們的軍隊竟然克復豐台奪回廊房，並且還要收回通州，這

不是可以說是罕有的壯舉麼！大家夥同在想：

「小日本子，瞧罷，我們的武力不可侮啊！」

可是，不對，人們白白歡喜了。第二天，這難忘的七月廿九日，早晨起來，人們已經不能在街頭望見廿九軍兵士們的蹤跡了，徒手警察垂頭喪氣地在崗位上徘徊，衛生局搬運穢土的工役正在撤着麻袋。怎麼一回事呢？不一會，全知道了：

「廿九軍撤退了。」

這是因為南苑那方面打了敗仗。昨天的叫人興奮的消息，到這時由各方面證明出來那是虛偽的。也許是撤退前的一種掩護吧。

於是，這座文化古城在沒有守護中淪陷了。

這天，有一批新官吏登台，任務不外乎維持治安，爲民造福吧。城外的西郊和北郊，一整天在響着隆隆的砲聲，北苑西苑我們的兵營同樣轟毀了，但這方面事先有了點準備，一面應戰，隊伍一面退到門頭溝去，比起南苑來，那可好多了。南苑的失敗，在於事先沒有完好的準備，這就要怪廿九軍的上級人員了，其實也就是吃了作應付準備，圖講和心理的大虧。廿九軍的弟兄們全是忠勇可嘉的，因而更爲他們這種無辜的死難叫冤。

這期間東方快報首先停刊，這小型報紙雖然消息並不「快」，但在這次抗戰的表現上是非常

尖銳的。其次是華北日報，北平新報和英文北平新聞等。而在這期間曾被我們當局強迫停刊的漢奸報新興報又在街頭出現了，專門造謠，專門騙人，人們却又不能不看，因而獲得大部分的讀者。

當廿九日午間聽說日軍行將入城的消息時，人人全是愁眉不展的，街頭冷落了，胡同清靜了，大家見面之後，縱是相熟朋友，也全然默默無語，那種漫然哀痛的神情，一如遭到了國喪。城死了，一無聲息了。

好多人家的院落中在飄着烟，其中混着紙片，這是人們在燒書，燒那些認爲有嫌疑的書籍，免得遭受無辜的是非。

叫人恐怖的消息，不時從各種莫明其妙的地方傳過來，而官方又正在佈告安民，竭力息謠。米價飛漲，蔬菜進不來城，一個圓茄子要賣五分錢，麵粉突破五圓一袋的大關還不易買到。

可是日本兵並未進城，這道理，人們猜得出，並不是像官家所說的，這是已經和日軍約好的條件，而是城郊戰事未完，一時分身不得，城裏因此還可以苟安幾日。

有些不甘作奴隸的人預備離開這危險的古城，但是不行，鐵路交通全然斷絕，四郊也全握在日軍的手裏，就連小路也無法通過，因而更容易增加恐慌，遲早，日軍入城，必然免不掉一個屠殺。

苦悶的種子在各處播散着，人們傷心地落出滾熱的淚珠來，望着沉靜的古城在頻頻的嘆氣搖頭。一周間的苦悶日子，加以連日陰雨，彷彿上天，都在幫同悲奮。直至八月五號平津通車爲止，該走的

人走了，該逃的人逃了，人們先後搬到天津來，另想各自的善後。古城的空氣稍有不同了。但這又何曾不是日本人的意思，放出你們這些壞東西，省去將來添麻煩的呢！

（申報週刊）

## 北平淪陷前前後後

佚名

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已經半個月的時候，日方把冀察領導人物宋哲元由樂陵設法接到天津去，問題似乎就見明朗化了，各地的謠言也就紛起，自然由於沒有抗戰的決心和漢奸利用各方矛盾說服了宋氏。「和平和平？」就這樣的在冀察當局和日方的負責人互相呼喊着這一個口號的期間，日方實行華北軍事佈置，簡單頭腦的人們也就受了欺騙，廿九軍的弟兄便在日方準備後瘋狂的侵略戰鬥中壯烈的犧牲了！

幾個上級將領的和戰不定，失陷了平津，但是廿九軍兵士們的英勇精神是很可敬佩的，過去喜峯口戰鬥就是個事實，蘆溝橋的固守，已使全國人民大衆欽佩和深知。在宋哲元由津返平後，廿六日和平談判完全絕望，松井向冀察當局提出通牒，華北戰爭便開始了。英勇的廿九軍弟兄們接到抗戰的命令後，都興奮得跳躍起來，抱着必死決心，奮勇殺敵，廿七日的炮聲在北平四郊響起了，每個角落都是很激烈的，每個市民的心都被這炮聲震得欣喜，幾年來壓抑的氣息，終於痛快的吐出了。

這時的北平城，確在戰爭包圍之中，但是沒有人恐怖，沒有人懼怕，大家在興奮，在尋找自己在戰

時期間應做的工作，多少個救護隊在出動了，街頭都是很紛忙的，各城門各十字路口都有軍警嚴密的把守着，但是人們都很鎮靜，各救亡團體得以公開的活動，各報章得有言論的自由。全市的人們雖被戰爭圍困着，但是男女老幼人人都嚷着：「中國復活了，大家到戰場上去吧！」但也有一些喪心病狂的漢奸，積極秘密活動着，爲了自己偷生苟安，不惜把全中國人民大衆送掉了性命！不過廿八日的出於意料之外的勝利，尤其冀東萬餘保安隊的反正等等驚人的消息，不獨使全國上下爲之雀躍，歡祝，就是那些沒有心肝的漢奸都爲之胆寒了。但終於因了日方拚命的掙扎，和念幾天的準備，用新式武器，新的戰爭方法，屠殺了有大刀而無組織的英勇的戰鬥弟兄！當日深夜，宋哲元因爲部隊受創過巨，和日方的威脅（說就將要放毒瓦斯）漢奸一頭包圍各國領事的「調停」——其實也是一種威脅，這樣北平便變了顏色。軍隊在深夜裏悄悄的退出了這個文化古城，宋秦等據說也是很狼狽的隨着軍隊走出的。

廿八日的夜裏，這一個可紀念的可恥時候，是分成兩個世界。十一時以前，還有清晰的激烈的槍炮聲；但十一時以後一切聲音都停止了。兩點多鐘的時候，就有日方的唐克車在街頭巡行了。這個時候可憐得很，街頭只有警察在孤獨的站立着，但無有子彈和槍械的佩戴。這時已不戒嚴，可是無有行人。這個夜，便這樣陰沉的死靜的過去了。

次晨雖然也有一些人不知道時局的驟變而仍興奮，但當這盆冷水澆到頭上時候，都變了顏色

而啞然無聲了。就在大多數人們爲着祖國悲哀的時候另一面的傀儡戲便開演了。漢奸潘毓桂登台後，他是偽警察局長，首先發表了一篇「治安」言論，大意這樣：大家安心生活，不要自相驚擾，日方對中國人民向來是抱着親善提攜的，這次事件和平解決，便是鐵證，以後當更謀澈底之親善。至於城郊百姓和念九軍士兵無辜傷亡，是完全由於那些反動份子的挑撥而引起的，本局長爲了保護市民，爲了給這些死亡人們報仇，對這些抗日份子當與肅清，以後絕不使有同樣事件發生，望大家都安居樂業云。因此北平市民並不「治安」，雖然表面上日軍在八月八日以前並未入城，而事實屠夫潘毓桂已代替了日人執行了。各文化團體無形解散，各文化機關均已停止。各學校亦無人影，城郊雖無炮聲，但北平已經成了一個死城，新聞紙比較好的幾家封門了。記者被捕。一切只有漢奸在活動，在市面上活躍，全市的人們是在油鍋裏煎熬。

文化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沉默的沉默了。我們的文化城，就在這無言的抗議裏面，被支配在日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們的血手下了。

（早報）

## 北平通信

老 向

亢德吾兄：

在平寄信，此恐係最末次矣。並非故作不祥，北平交通斷絕，郵電均甚艱難也。而且日本限宋委員

長明日午時演「讓北平」宋允，則平非我有；不允，則日機必來轟炸。生命失其保障，恐無暇再握管。

在此時，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城外砲聲響得邪火，幾疑不久就會有砲彈落在案前。昨天下午七時，由蘆溝橋附近大井村一帶以四十輛載重汽車運來日兵大批，着我中央軍衣，操十分之四五的國語，衝入我廣安門（彰儀門），不容分說，開槍便打，我軍當然還手，焉肯束手被擒？於是自李闖王攻打過之彰儀門，立即變成戰場。但日軍太不濟事，城外的被打退了二十里；衝進城的一部分，被我軍包圍在善果寺一帶。正待聚而殲之，日人又找陳覺生之流出面說和，謂爲「雙方」出於「誤會」，到今晨一時許，我軍便放開一條生路，把一批俘虜釋走。可是日俘回去不久，城外的炮聲又起，一聲響似一聲，一聲緊似一聲，「雙方」又在何處起了「誤會」，尙未探明。

昨天平津道上的廊坊車站，被日軍炸平了。「雙方」的「誤會」是這樣起的：日本由天津來了大批軍隊，一下車就要咱們的念八師給他們騰營房。意思就是「你走開，我來住。」我軍立刻電知天津市長張自忠，因爲這駐軍是屬於他指揮的。張市長回電曰：「無論如何，不准衝突。」我軍奉令，只好是讓房了。咱們一邊騰房，日軍一邊包圍，眼看我軍成了「甕中之蠶」，士兵們一齊大怒，向一旅長跪求，「請讓我們先砍日本人的腦袋，回來再請你砍我們的腦袋！我們是幹嗎的呀？我們是守土的軍人！」說罷，一個個便衝出去了。於是「雙方」起了很大的「誤會」。

宋委員長哲元自十九日回平後，即努力和平。各要口，各僻巷的沙袋已經撤除淨盡，各劇院各電

影場均奉令恢復夜場。戒嚴無形中取消了，電車也恢復原狀，不是晚出早歸了。最足以表示太平景象的是平漢路都通車了，雖然只能在白天通行蘆溝橋，雖然車頭上有人扛一面大旗上書「客車」二字，雖然日軍在路的兩旁監着，然而到底是通車了。但是，昨天下午，我因去郵局送信，一看情形不大如報紙上所說的那麼太平，軍用汽車不斷的在馬路上馳騁，天久不雨，灰塵很大，路上行人很少，也許因為天熱的關係，都是無精打彩的。誰知到了晚上，各路口的沙袋又立刻現裝現擺，宋委員長所抱的「和平宗旨」終難達到。

我僻處在一條陋巷裏，雖然有「君子居之」，仍不免其陋。黃昏時候，只是有些賣炸豆腐的，賣硬面饅頭的，賣豬頭肉的，晚報的叫賣來得頗晚。昨天晚上，與何公在院中歇涼，街上的小販一個也沒有，城外的砲聲，聽得甚清，不禁與何公曰：「今晚有異。」直至九時，仍無晚報聲，何公亦曰：「今晚有異。」今晨始知昨晚緊急戒嚴，日軍正轟炸我廣安門。

這幾天，我們顯然又中了敵人之計。他以砲火把我們全國的視線集中在蘆溝橋，然後從從容容的調遣大軍。等我們都認為這是局部衝突了，他便把蘆溝橋放鬆一步，冀以衝過吾人五分鐘之熱陣。平漢路的勉強通車，馮治安守蘆溝橋的軍隊與趙登禹的「自動」調防，淺見之流，認為「和平」可期，日本見諒，殊不知日本軍人業已騎虎，日本國民已經被拉到毀滅之途，不到黃河不死心，萬難懸崖勒馬，然而北平郊外之戰，或是華北之戰，仍非全部。察北綏遠，以及沿江沿海各埠，都會如今日之平郊。

吾人真到了放開眼光，沉着應戰之時！

寫至此，心跳得利害，並非害怕，是興奮。我得到街上去看看了！再見不，下午再談。

街上的情形，有些淒涼。滿街上的無線電收音機，向來嘈雜不堪的，今天誰家也沒收音，怪寂靜的，各要路口的沙袋圍內，都站着我們的武士，目光炯炯，不住的在搜索敵人。商家除了彰儀門大街一帶，都照常開門，只是顧客不多，老闆們多坐在長凳上，搖着芭蕉葉打盹。我路過中央電影院，門口只有一塊廣告牌，大門都關着。和平門、宣武門都關得緊緊的，門外下午一時就戒嚴了。路上行人，所談的不外昨晚和今晨的砲聲。大體上說來，市民算是極鎮靜，這是五六年來日本軍隊及飛機的訓練成績。市民不慌，於當局的維持治安，當有好處。

一個朋友談：各大學本年招生，未免太不成樣兒，百分之八十的考生均已各回原籍；困在公寓中的，也懶洋洋的，不知道怎麼好。師範大學還有兩天就報名截止了，報考的還不到三百人。這些有學而不能上的青年們，應該感謝我們最親善的友邦吧！

市政府下午不辦公。我到財政局去訪友，胖大的一個門房，正赤背當門，揮汗搖扇，見了人毫無禮貌，仍與舊式衙門的門官一樣可憎。在這個時候，還歇暑，作官的到底是作官的呀！

西單牌樓的沙袋壘，遠不及上次築得像樣兒。上次高也盈丈，今則不過三尺。急就章，總不行。各大學教授們都一致的反對「平安城」。這個名詞怪新鮮，大約是幾個慈悲家或漢奸與準漢

奸們創出來的，要把北平劃爲共管區，美其名曰保存文化。殊不知友邦對於北平要獨管，豈肯要你共管？我以為我們應有改全世界爲平安城的宏願，但決不是向日本屈膝所能得到！

街上難民都到收容所去了，只有在極濃的樹蔭下，還不難找到幾個。說到這兒，真不能不希望全國人士一齊動員，來拯救災民。戰事範圍日大，災民日多，決不是幾個慈善機關所能照顧。宛平縣三千難民，三日施米一次需兩萬斤。願全國人士速起「同赴國難」！

據說在咱們的平津公路上，完全被日本的軍用車使用着。有的車上載着許多漢奸穿日本軍服，大約這都是殷汝耕的部下。有的却戴着皮帽，也穿着軍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據難民說，日軍到處拉夫，作工完畢，夫役便被活埋。想起天津的浮屍來，令人髮指！

在這呼吸存亡之時，北平的廣濟寺建醮，超度蘆溝橋陣亡將士，南京主教于斌也訓令教友及信友懇切祈禱和平。但和尚到底落伍了，「誦經完畢，」便認爲「功德圓滿。」教友却準備「在政府統一指揮之下，奮勇抗戰。」

閱今日晚報，知宋委員長決不接受任何無理條件，換言之，準備抗戰。太陽將落，日機無數的在平市上空示威。我們深願宋委員長業已出城指揮。

與何公商議問道赴保投軍，不知能否成行也。明天是否被炸，只有明天才知道。聽城外又有日軍向我「誤會」！

（宇宙風等聯合旬刊）

## 亂動中的北平

魯悅明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爲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歡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

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口住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然在搬家，嘈雜却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地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曉得這幾個富於刺激性的消息很有折扣，可是還不曾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今晨要視察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是依然在關閉，可是上面已然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們正在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却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駕」，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

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然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小時光景。

但由這些落魄的孤魂口中，昨天的血戰依然使聽衆興奮。而飛機的擲彈，却又是使這次南苑失敗的主因。一二八戰役時，翁照垣將軍會說：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然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給我們以損害確是極大的。他更加重地說：「滬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不幸而言中，二次的損害又來了，第二次的「損害」便落在華北的頭上，我們的南苑，通州，廊坊，天津，大半都成了焦土。修麟閣副軍長在南苑統帥着軍官團在抗戰，便是在飛機的轟炸下爲國捐軀；趙澄，馮師長也是在烟霧瀰漫中失掉了指揮大刀隊的策略，終至於供獻了生命。二十九軍的內幕複雜我們是知道的，可是這次老宋的指揮不靈，却很少有人顧慮到，尤其是多年共事的袍澤，竟然爲着利祿而成爲仇敵，這變化尤其令人不敢想像。

因此，同時招待記者，宋哲元氏竟「本人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馮治安主席亦「十七日來，苦心焦思，竟致咯血」，而北平新貴張自忠氏却匆忙得連襪帶都沒繫地于下午二時在市政府就好職，下午三時在政委會又就職聲明：「深感材輕任重，不勝負荷，唯有遵循宋委員長愛

謙和平，爲地方謀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其得意，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不過，他所統率的三十八師當夜違抗了自己師長的命令，而隨着「老宋」向南方退去，士兵及下級軍官們誓志抗敵，對於得意的長官，不免是一點美中不足了。

下半年，外城每過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接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面積和難民人數比起來，真是「一粟」。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烟氣瀰漫。

昨天夜晚，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總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水默禱：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粱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才輾轉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進城，他們進城後才知道殷某

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却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砲聲，人心震動，以爲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波，誰想到是這幕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懣，無線電臺天天報告着「日機，日機。」華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國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才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漠不關心了。可是——

北平已被團圍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

（大公報）

## 古城最後的一瞥

魯悅明

### 一時局掀開之前日

在密雲不雨的時局中，鴨蛋黃飛機撒下了雪片似的傳單，上面寫着「脫離兇狠的二十九軍，斷絕他們後方，是華北老百姓們一致的希望，並且最少限度的義務！」這種非中國文的句子，足以表示時局已到最後關頭，不久就要展開。

果然，七月二十七日晚二十九軍宋哲元便發出表明「態度」的電報。這裏面是把「經過事實，

掬誠奉聞。」他簡明地報告着七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蘆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砲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砲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遲延復遲延，蘆溝橋事變後的第二十一日，守土的領袖，才知道了一「國家存亡，千鈞一髮，」才聲稱「盡力防禦。」

在這「態度」表明的一日，（當日市民並不知道）古城的空氣，已有相當嚴重。早晨，北寧平漢兩站徘徊着不少「行不得也」的旅客，該日客貨車已完全不通，平津平保平京，各長途電話之各路線均中斷，城門及各衝要路口，又將前撤去的沙袋恢復舊觀。清潔夫們這天大忙碌，多少麻袋中都裝滿垃圾作沙堆。西單東單西四東四，都有了武裝的士兵，在各城門口，還有許多兄弟換穿了警察的衣裳，在加緊警備着。城門除前門外，多未開啓，特別是地當要衝的廣安門及宣武門外，在下午一時許的微陰中竟宣佈戒嚴。

過去北京政府時代稱爲太上政府的「東交民巷」也在戒備森嚴，呈戰時狀態，各自劃分地界，由各國兵營派人把守。我巡視一週，見東口係由美兵把守，西口由法兵把守，中間由意兵巡邏，御河橋西爲英兵把守，台基廠則由日兵把守。這羣黃種弟兄以有戰意之眼神注視我通過，顯出此同文同種間之鴻溝日趨深沉。旭日旗在黯雲中，微微舒展，兩國之未來關係實在飄忽與盪漾之中。

到崇文門大街，這一帶有國際性的商店，各把富於保護色的旗幟懸掛出來，五顏六色，宛如國旗展覽，偶然過一、二個白色僑民，也都匆匆即行消滅，聽說使館已有命令發出，叫僑民集中使館。

薄暮時，天微雨，各方築砂工程多在進行，二十九軍之刀影在陰影中閃爍，晚報上之大標題爲：

「最後關頭之今日！」

## 二 一天的歡欣

二十八日晨，天沒亮，砲聲已逼近北平，隆隆聲中佐以輕機關槍聲，鐵鳥亦在空中開始盤旋，全市開始作着輕微的亂動，這是盧溝橋事變後，市民首次受到最大的刺激。人心惶惶中，「號外」滿街飛，老宋的態度很顯明，失掉了幽閒的人們，曉得今後是要準備着來打發一些緊張的日子了。

號外滿街飛，捷音頻頻，甚至廣播電台也隨時以鄭重聲音報告着「本台確訊：豐台及廊坊已經克復。」下午我又在北京大學的狂歡人叢中，聽到「通州又被我們克復了，」到處所見，都是一幅笑臉。

在喜揚揚地氛圍裏，我懷着興奮的心情踏遍全市。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勝利」是發生了預企不到的波瀾。沒有一個警察能夠安然地立在崗位上，四周包圍着人羣，大家說說笑笑，沒有了隔閡。爲了工事，米店也不曾有絲毫吝吝，便欣然地交出麻袋。當街的牆上，重疊地貼着號外，讓大家喜歡一下，「中國也有了翻身的日子了。」

王府井大街沒有了繁華便衣隊的一度驚惶過後伴着我的孤影在漫步的只有一些小傳單在翻滾。環繞着東交民巷的大街上都掘着丈深的溝是預備某國人若是從東交民巷的兵營裏衝出來，我們沙堆後的武士隨時隨地都能給他們當頭一棒。

通過東單牌樓時，新舖了沙的馬道中的日兵營在靜寂中，僅見堡壘的垛口後，有些人影。這時，突有一駕怪飛機從南天飛來，繞城數遭之後，竟在東交民巷的上空翱翔起來，市民大半疑心這是南京派來的鐵鳥，可是這鐵鳥竟低飛到日兵營投下了一個並不爆炸的鐵筒便走了。

前門的三座大門，只開着最西面的一扇，那一帶的行人路上很擁擠，這裏沒有一家商店在營業，沒有一家的人們關在家裏，人叢中有幾個西方同業正在拍照，名記者 Show 也攜着一位穿夏布大衫的隨從在內。我很豔羨他們特有的自由，方才在西單大街，爲了拍照曾受了一度拘留，不由得感到異國人超於本國人的優越和特殊。

城外，一路上都能遇到換防回來，零星走着的弟兄。醬色的臉，混着泥的軍服，表示出他們是在如何的浴血戰中供獻了全副精力。各外城的城門口，都有大批慰勞人，市民貢獻西瓜，學生們有慰勞團在唱歌，鼓掌。我們士兵全不曾習慣於這樣的待遇。他們忸忸着，但又是很興奮地報告着前方戰況：

「前方那能看得見人，誰也看不見誰，敵人方面的砲火真足，飛機又老是在下蛋，漫天都是摸不着邊兒的烟，個個都成了睜眼瞎子……」

二十九軍自己承認了自己的大刀片在這種場合下失了效用。

市民對於軍隊的親切，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問路時，人們爭着帶路；疲倦得走不動時便有人替他們僱車。在中山公園前，有人不單替他們僱上車，還一壁向他們作揖致敬。這兩個士兵慘笑的告人說：「一連人就剩了我們倆——」有些年紀在半百以上的人們還能追憶着庚子時代的投降姿態，他們頻頻說「到底民氣不同了！」

同時，六國飯店，利通飯店，華安飯店在保護旗下，宣告客滿，擁擠到一部份人只能在鐵柵門裏的小院子裏，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聽砲聲，可是也不時地傳來樓上的馬將牌聲作伴奏。西城法國教堂裏的營業也極好，房價每小間日需三十元，走廊一般，也要十五元，有資產者爲了資產甘心忍受虐待。

近晚，砲聲逼進城根，越聽越近，但人心都想着「勝利」依然不會感到什麼恐懼，一個黃包車夫很自信地告訴我說——

「這就是我們的砲，一砲打死一百小日本！」

（國聞週報）

## 籠城落日記

魯悅明

### 一 野火四起

日文報稱北平爲籠城，這比喻是相當恰當的。籠城中大家窒息到萬分，一般覺得，甯要狂暴，不要

這死水一般的平靜。所以謠言多到萬分，結果證實了都是熱望與空想。可是，製造者和聽衆們却在其  
中獲得了聊以自慰的滿足。

籠城的籠籠的外層，在治安上已然有着天淵之別，雖然這內層的秩序讓這羣沒有槍的警察維  
持着能到那一天也還是問題。各駐紮日軍的城門外，難民是成羣結隊地逃進城來，從他們的狼狽的  
情緒上，可以看出那裏的環境是有着不能駐足的惡劣，「但也沒法，」他們說，「誰願意離開自己的  
家呢？」幾天來，苦風淒雨頻頻打擊着這羣隊伍。

外城一帶，在逼迫下，已然懸掛出來，用半隻麵粉口袋，畫一個紅圈的旗子，在黑衣白褲的警察監  
視之下，齊化門外，一個高麗人拿隻手槍一天連搶三家。日軍在守城之暇，最喜到各家串門，一件黃短  
褲或是一身童子軍衣都會構成了私藏軍械的罪狀。彰儀門外，情形尤爲混亂，作檢查工作的「堂堂  
士兵」竟公然把別人的錢鈔沒收到自己的衣袋裏，有反抗的，便說他是通敵的便衣隊。阜城門外，有  
個鄉下人繫紅腰帶進城，結果便被日軍扣留起來，倒灌涼水，又打個半死，硬逼他供出同夥的人來。這  
個人，直到噓氣時他也沒有明白他爲什麼犯罪。

騷亂的蔓延像是野火，只要是有人開了頭，便會毫不停息的擴大和燃燒起來。我們的四郊是蟬  
集着多少散兵流勇和多少流氓地痞，當那偵緝網嚴密的時候，他們還要「生事」，何況現在是又有  
了這麼好的「機會」。從四郊到內城，卽有籠籠也難關鎖着這騷動的滋生。

因此，一天，籠城人們自己替自己造了更多的謠言和更多的虛驚。

## 二 北平陷落

本是「遼約」不入城的日軍，在四日通過了聯絡員之後，終於在八月八日入城了，滿街上貼滿了「大日本軍入城司令」的佈告進城了，這是我軍退出北平後的第十日。

關於第一星期的北平狀況，記者已有詳報。最近一週則只有難民蟻集，呈稀有之慘狀，據各方統計，目前本城各收容所皆已滿額，已突破一萬人口關頭。各處的牆上悲慘地貼着一些「尋人」的凄楚公告。一家人，東奔西走地到了四方，望乾了淚水，誰再也見不着誰。我們所曉得的近城廂一帶，服毒自盡的是時有所聞，恰好北平滿地都是烟館，購起鴉片來十分容易，遼遠地帶的凄惶，當然只有加甚了。

這次中國人官方告訴中國人說是「小住即去」的日本兵，但在佈告上宣稱爲「維持治安」而來，並沒有「小住即去」的意思。日軍係河邊旅團，約三千人及機械化戰隊，分在彰儀門、永定門及朝陽門三路入城，分駐在天壇、鐵獅子胡同及旂壇寺等處。十二點正開始入城，在天安門前集合，一共戒嚴約四小時，使得全市人民觀看，及全市警察的出動。

日軍進城前，正是漢奸郝鵬的靈柩出永定門，記者先隨殯去城外視察，這時沿途已然沒有死屍及傷兵，惟道路因連日落雨，却泥濘非常。青紗帳鬱鬱茂茂，碧葱可愛，據鄉人說，裏面還有死屍，不過除

非踏毀莊稼，否則便不容易找尋出來。

坦克車響聲隆隆，啃得柏油路上留着齒印，有些明眼人，看到這套機械戰隊，便說其戰車的號頭是和四日前聯絡員所攜往通州的，同一模式，似乎是從通州又轉回來專爲給籠城的人們以恫嚇的。當日軍集合與通過時，北平的中心區停止交通約四小時之久。這時期，街人只有黃衣警察，市政供給的載重汽車和城外來的大車，在柏油路上過來過去，偶然地，也由人力車拖過幾個西人，廣場上的獨步，似乎連車夫都感到了驕傲，他們的脚步把地打得很響。滿街的觀衆，也都很羨慕這羣「天之驕子。」

警察打着呵欠在勸沿街的觀衆後退。「反正就是些人跟車，」他連聲說，「有什麼看頭，大家退一退。」後來，又大聲喊，「諸位，這要是出了誤會……這要是出了誤會……」不止，他也不想想：征服之下還有誤會嗎？

羣衆很嘈雜，每一條路口上都是走不出的車，穿不過的人，有人處小販子便來了，敲着酸梅湯的銅碗，拍打着滿是青蠅的爛桃，西瓜販高喊「船」的個，斗大的塊來——大羣衆噓笑怒罵着向後退幾步，便回敬幾句道「好丫頭，真利害，」或是「這丫頭真會裝傻。」

當大軍「堂堂」地走過之後，另有一部分「頹廢派」隨在後面，有的甚而至於坐在人力車上一個個地把頭垂在胸前。東交民巷的美國兵營高牆上有人在攝影，記者也希望能夠把這一部份隨

着「堂堂入城」的機械隊一同公諸世界——讓世界看看軍閥專橫下一般士兵的疾病和疲勞。交通恢復後，天安門前留下的具馬糞，爛紙，和坦克車輪印。我們地方維持會的衰衰代表和新貴們，便在這輪印上，飛駛着汽車趕去叩謁「司令」了。

### 三 回憶庚子

這次日軍的入城，令人回憶到「庚子之變」。四十歲以上的人，他們已經有兩次看到這古城受蹂躪。陸樹德氏曾謂「庚子之變誤於不通洋務者，惟有怨恨畏縮，而不知自強，又誤於熟悉洋務者，只知諂媚逢迎而不知大體。」這日幾句話，至今仍有再唸一遍的必要。

北平落「日」之時，各階層的感覺雖各個不同，但自不知不覺以至於先知先覺，各有其激憤，乃屬當然。某慈善會之老祖又行降壇，曾謂立秋日（八月八日）晨微雨，午後北風，晚見北斗星則可以免災。此說當日一一應驗，而日軍亦於是日入城，北平由是能否因而免災，這恐怕任何相信老祖的人都難承認。這種迷信，比起庚子時代的上本求神請怪的羣臣，自然已有天淵之別。

陳敬如詩云「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夷人。」實亦爲今日籠城之良好寫照。可是，不必悲觀，

昨夜聽到砲聲了，也許不久籠城就有了自由的空氣。

（大公報）

## 故都暫別記

北向

### 一 淪陷前日

七月二十七日，廿九軍發出守土抗戰通電，故都市民莫不異常興奮。蓋北平被圍已久，戰與不戰，俱不免於暫時淪陷。然與其屈膝而死，何如抗戰而亡？一時之勝敗事小，戰降實民族人格存亡所繫，廿九軍中大多數仍是愛國健兒，是夜予與拙言，明日平郊將有巨戰，敵機必來轟炸。你我生死俱無不可。獨憐此兩雙兒女，陷於生死兩難。拙謂當與兒女擁聚一室，生死與俱，庶免牽掛。相對默然者久之。

廿八日清晨，甫起床，飛來敵機無數。生甫五月小兒，聞嗡嗡之聲，於母懷中笑而且躍。甯兒厲聲斥之曰：「什麼時候兒，你還笑呢？」言罷匆促入室中，執一中華地圖仰臥而視。孟子蟄伏帳中，以被遮面。余與拙仍立院中觀敵機縱橫。忽聞重濁之炸彈聲，連續不斷，窗紙爲之震動。同時城外槍砲聲亦驟形加密。整個故都，五面被火藥氣濃烈包圍。東城以爲西城化爲焦土，西城又以爲東城炸爲瓦礫。實則敵機投彈，均在四郊。城內僅有流彈而已。

上午十時以後，各報館陸續均出號外，有謂我軍克復豐台，逼近通縣者，有謂廊房敵盡殲滅，我軍勇氣百倍者，市民欣悅之色，於緊張之面上透出。慰勞旂幟，救護團體，塞滿街巷。余由西四牌樓隨一隊學生慰勞團南行。時當下午四時，日機仍成羣飛翔城空，市民多在馬路上手指口舌，各商店均照常營

業，並無絲毫不安之象。蓋深信廿九軍必能驅逐倭寇也。至華北大學門口，見有泥衣兵士出入，知係前線歸來健兒。余詢一老兵：「豐台如何？」伊答：「歸我們了。」語氣堅強，余狂喜。豐台係日軍重要根據地，如其歸我，倭奴更不足畏。見有持標語之學生，立助其抹漿糊張貼。欣慰之情，無言可喻。

歸途搶買世界晚報一張，且行且讀，有一標題曰：「北平宛如銅城。」讀至得意處，則高聲朗誦，隨聞我報之市民，亦報以同情之微笑。將至西四牌樓，遇兩徒手兵，自南苑來，詢以戰況，則頻搖其首，云：「不行，俺那一連都燬完了，只剩俺十幾個人。」冷水澆頭，全身爲之戰慄。僱人力車歸家，拙持晚報告我：「我軍各路均告大捷。」余應之曰：「哼！」拙又曰：「看此情形，不出三天必將倭寇逐出關外。」余又應之曰：「哼！」

入夜，砲聲漸稀漸遠。夜深，全城寂靜如死。翌日晨，至八時，仍無報童呼聲。敵機未飛來，亦未聞槍砲聲，街上寂靜如夜。正驚駭間，工人自外來，云：「又出了賣口子的漢奸，廿九軍退走了。」余不之信，斥其造謠。匆匆出門去，至西四牌樓，則商家閉戶，電車停駛，並崗警一名而不見，三五行人，均面帶驚懼之色。東張西望，默無一語。天愁地慘，日暗風悲。此情此景，何時能忘！昨日我衛國健兒，所築石壘，所堆沙袋，固安然無恙也。

少頃買新聞紙一張，稱「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昨夜退出城去，委張自忠爲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矣。晴天霹靂，驚愕幾失知覺。強自鎮定，垂頭歸家，見拙正對報紙流淚，見女輩亦各呆若木

雞鳴呼，故都淪陷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 二 淪陷以後

倭寇陷我故都，積極推行三大政策：一統制言論，二利用漢奸，三實行屠殺。但截至今日，並未收絲毫效果。

華北日報，黨報也。負責人員首先逃亡。鉛字機器，原封授之敵人。不數日，敵方之華北日報首先出版，言論最爲荒謬，市民均不之睬。所印號外，報童高呼：「一大枚兩張。」其餘各報主筆或逃或匿，亦各代以倭狗漢奸，故北平之報紙名稱如故，內容則千篇一律，除日本同盟社所發不通之漢文消息，則係賣國求榮之奴才言論。雖販夫走卒，亦不屑一顧。報童沿街叫賣亦直呼之曰「漢奸報。」市民既無報紙可閱，則競設收音機，收聽我中央廣播消息，友朋相見，必首先互詢：「南京有什麼好信傳來？」有心人且將收聽佳報油印若干，祕密分發，甚至有意製造捷音。

日兵入城後，市民之悲痛是實，然毫無氣餒之象徵。相信遲早我中央軍必能驅逐倭寇，如相信既成事實之堅。宋哲元退後，全市警察不負責任者凡三日，市民並無絲毫驚慌，秩序並未絲毫紊亂。每聞城外槍砲聲近，則均欣然色喜；槍聲沈寂，則相對默然，每遇敵機飛行較高，市民翹足仰望，辨識是否我中央飛機，所謂大旱之望雲霓，不足喻故都市民望我中央之殷切也。倘我飛機於驅逐敵機之便，於平市上空飛繞一週，百五十萬民衆當如何喜躍！最足壯我市民之氣者，乃日軍種種鬆相，如日兵向我商

家哭訴厭戰，如載重汽車專運日兵陣亡頭顱，如日軍官佐於天壇自縊，如日使館屢次追悼陣亡將士……諸如此類，映入市民耳目，能得無上慰安。事實如此，敵人之宣傳，永不能撼我市民之觀聽。

論到漢奸，陳覺生殷汝耕輩原係老牌，然刺人最深者莫如張自忠；根性最劣者則屬潘毓桂。張自忠始終不敢言戰，已屬罪無可逭。又於危急之時，命部下繳馮治安軍之械，宣稱馮氏倒戈，則罪該萬死猶輕。自代理冀察委員長後，有謂其住六國飯店者，有云德國醫院者，總之，未敢出東交民巷一步。得意不過一週，惟一政績係撥賞潘毓桂之警察兩萬元，獎其繳保安隊之械。此外則銷聲匿跡，不知何往。平市紛傳張氏被刺，又云逃至天津，均係推測。又謂其名字大不祥，得張獻忠三分之二，李自成三分之一，禍國殃民，似有預定，則係快意之詞。潘毓桂兒（北平市民如此呼之，或簡呼桂兒）在日本組織之北平地方維持會中，功績似最高。派警出城繳保安隊槍，又自行繳警察械送日本兵營，一也。糾合東安市場說相聲之楊傻子等充市民代表，歡迎日兵入城，二也。爲日軍覓營房，抓伕役，徵大車，獻給養，三也。供給朝鮮白面販賣人伙食費，四也。搜查居民焚毀黨義黨旗，五也。……賣國工作，報紙日不絕書。其廣播演說曰：「兄弟這二年來革命，就是爲打倒政府，不爲別的。說我是漢奸，我就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就是賣國賊。」嗚呼，此種動物，居然兩足着地，可謂人類之羞。然如此效忠日本皇軍，並未取得信任。日軍除向其逼索巨款，未與半點自由。九城分區由日軍自設所謂「宣撫處」，直接代替桂兒之察區署。桂兒當有漢奸難做之悲。

其他搖唇鼓舌，甘作倭狗之輩，奉命利用各種方法，宣傳「皇軍」爲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紀律最嚴之軍隊，期圖鼓惑我同胞。無奈事實勝於雄辯。日軍駐在地，如天壇，外交部街，光明殿，旂檀寺等，附近婦女逃走略遲，均被捉去。每日黃昏以後，日崗兵搜劫行人，雖銅元二十枚，亦勞其代爲保存。日兵每欲洗浴，輒闖進任何一家，跳入水缸。購十輛腳踏車，予以日票五元，兀自稱道公買公賣。凡此種種，余均有詳細記載，惜乎未能帶出北平。總之，日本利用漢奸並不信任漢奸。市民痛恨漢奸，甚於敵人。漢奸亦可以休矣。

日軍進城，首先實行屠殺政策。有鼓販十七人，至德勝門外購有軍人皮帶數根，被日軍逼跪護城河干，各刺廿刀。過兩晝夜，家屬趨前收屍，仍有展轉血泊中未絕氣者。四郊居民，凡壯丁男女，日軍概以通縣保安隊目之，無一倖免。日軍購物，略不如意，即謂「侮辱皇軍」，立與槍殺。日軍在某浴室盤據不去，凡市民願客誤入其中者，立遭痛擊。傳日兵營設有礮人機器，形如切肉作餡機。凡日軍或漢奸逮捕之壯丁，類似軍人或學生者，概置殺人機器內，魔輪一轉，人化肉泥，放水冲刷，屍骨無蹤。較之天津、海河浮屍，殘酷又進一層。然此種窮兇極惡，適足以警惕吾民曰：「國家萬不許亡，倭寇必不許存！」

余離平將及一月，敵人之兇殘必更張大，漢奸之活動必更無恥，市民之盼我中央援救必更殷更切矣。

### 三 逃至濟南

逃出惡魔之口，由天津轉青島抵濟南，與可愛憐之故都暫別矣。自北平淪陷以來，逃難南下者，必經天津，至天津如在中國地界內，則日兵得盡量搜查，逮捕，拷問。即使保得性命，囊中必致不名一文。如入租界，則旅館一席之地，每日價值十元，或數十元，且非有通行證不得入。兼以由平至津，旅客擁擠，車上無弱者立足地。是以許多友朋欲逃而不能。余以處暴敵之下，力無所施，早已計劃離平。然一言離平，妻子如何安排，旅途如何闖過，均費考慮。拙先勸我勿須南下，不日我軍必能克復平，後鑑於敵人兇惡面目漸露，又勸我速走。遲之又遲，終於決定與我妻子暫別，與我故都暫別。

與拙通宵計議：兒女在平生計，減衣縮食，尙可支持三月，余此行旅費又須多方挪湊。余行後，如漢奸來查詢，則告以繞道歸家。更備有報死書信一件，遇必要時，則持向警署報我死亡。蓋平一日不克復，我無再回故都之希望。拙與女兒，非至萬不得已，又不欲輕離北平。一夕之間，國破家亡之感，叢集心頭。環顧酣睡兒女，痛澈肺腑。互慰之詞只有一句：「中央不久克復北平，爾時再聚！」

八月三十日早五時，拙親煮小米粥，并幫我細束行李。余啜粥，勉盡一碗。正欲起身，拙促兒女皆起送我。甯兒瞠目問：「爸爸不是說不離開我們嗎？」拙急慰之曰：「爸爸不久就會回來。」余略加撫摸各兒女，匆匆出門乘人力車，淚承於睫，不敢回首。隱聞拙曰：「一路風順！」兒女齊呼：「爸爸早些回來！」

至前門東車站，旅客擁擠異常，出我意料。入站，日兵檢查行李。入月台，日兵再檢查。通過兩關，余幸能於二等車中，覓得一座。挨至十一時，車蠕蠕動矣。我可愛之故都暫別矣。

至永定門，車停，日兵大批登車，實行搜檢。旅客盡如羔羊，驚慌，沉痛，禍福將判於俄頃。先有中國警察厲聲呼：「大小行李都自己打開！」旋即小聲告曰：「如有礙眼物件，早自爲計。」於是撕信札者有之，拋書籍者有之。倉卒，恐懼，非語文所能形容。余因未帶隻字，稍有餘裕，便幫鄰客打開箱籠。終於日本兵來，箱不論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余身旁有某校女生，以衣無口袋，拒未解鈕。日兵大怒，立擬以刺刀。羣謂之曰：「當此之時，屈辱些兒罷！」某女士始赧然解衣。適其衣襟有阿拉伯數碼，日兵急召翻譯來，詢伊是何符號，答以「學校洗衣號碼。」繼又在其手提包內搜出信封一角，上附郵票五分，日兵又嗷嗷不休。時座客均爲女士擔心，低聲向翻譯代爲求情，始免他辱。翻譯似遑遑人，頗知維護同胞，余解衣待搜，適日兵錯過半身，彼即按我肩曰：「檢查完了還不坐下。」

車行極慢，每站必候兵車。日兵各路均失利，南口死傷尤重，不得不急急增援。各站皆有日兵防禦工事，車行均由日兵指揮。過豐台時見日機十數架向西飛去。日兵散亂滿地，軍容頗欠整飭。

沿途旅客下車，均遭日兵痛搜。道上行人，沿村茅屋，均以日旗作護符。鐵路兩旁稼禾樹木，均被仆倒。車中旅客對此，真有如喪考妣之痛！

車上向人借閱漢奸報時，遇五六年前舊生秦君赴齊魯大學。低聲寒暄之下，知其隨一西洋女人可入天津英租界。余正苦於抵津後不知着落何所，秦君慨然商得西人同意，邀我同行。久懸之心，爲之一釋。

下午五時，車抵天津東站。經日兵行列，迤邐渡天橋，出站台，默念五分鐘後，可暫脫虎口。不意甫出站門，頓遭嚴重檢查。不幸同胞，多數被日兵逮捕，驅至日本憲兵司令部一一審問。其逮捕旅客，似漫無標準，只由日兵任意手指。余因一週未剃胡鬚，蒼然老矣，未邀注視，亦云幸矣。

聞被逮者歸來言，由日兵驅旅客至一大樓，一律蹲地板上。有操華語者曰：「凡商人起立。」於是此一批大小商販另拘至一室審問。其冒充商人，立起遲疑者，將受嚴刑。其下樓時，面帶驚慌，爭先恐後者，亦被特別標出。商人之外，在日人心目中盡係比較不法之徒，除由有力外國人保釋外，輕則拘留一夜，重則苦打一頓，再重則置之磔人機上，送到枉死城中。

余隨秦君等至英租界女青年會，幾經波折。因日前租界崗警被日兵毆辱，英界當局戒備極嚴，旅客出入均受限制。幸有一外人隨時解說，始得安然闖入。於女青年會立寫一明信片向拙報告平安，并請伊轉告在平友人：「在家千日好。」蓋不欲大家輕冒此險也。

夜深，又被一外國牧師導入公理會，宿門洞地板上，儼然天堂矣。時飢腸轆轤，需食甚切。幸秦君帶有麵包，大嚼一陣。因緊張過甚，不能安睡。乃與秦君等暢談各路戰事。大家所得消息，均足樂觀。互相祝曰：「再返北平，必手執國旗，高唱國歌，不似今日之可憐相兒！」

翌日，秦君又爲託人將行李自車站取出，船票亦如意買得一張。可謂僥天之倖！大雨傾盆，未敢出英租界一步，終日讀益世報爲生。益世報爲平津惟一之中國報紙，在義租界出版。報版被日兵捉去，縛

其手足，投之河中。聞死者已有百數十人，可謂極殘暴之能事！

九月一日，天陰未雨。上午十時至太古碼頭，登小汽船，夜十時始抵塘沽，換乘雲南號海船。河中敵人運輸船舶與可怕浮屍，均絡繹不絕。中國大小船隻一律停駛。偶有載客橫渡，日軍阻截，隨意侮辱，或竟戲投河中。船上如載婦女，遭遇更難設想。

在塘沽候船上貨，凡一日夜。水手戒旅客勿得走出太古碼頭範圍，否則日兵捉去，生命必無希望。晨見日艦兩艘自津來，傍雲南號而東下入海。碼頭工人低聲告我：「日船所載盡係死屍，想自津浦線運來，去時歡呼高唱，回來嗚呼哀哉，疊置艙中。」余只見其全船靜默，似是空船，未看出為滿裝死屍。

於碼頭散步，遇徐旭生先生，共坐樹下一片破蓆，暢論中日戰事。徐先生北方之強，老而彌壯。在北平時聞其搜集廿九軍抗戰史料甚多。是日以史家眼光分析中國抗戰，十分樂觀。聽者勇氣驟增十倍。先生惜才如命，話及亡友白滌洲時，不勝太息。余等十數男女，環坐諦聽；先生有問必答，娓娓不倦，恍如置身北京大學課室中矣。同時有某大學校長某公，施施自船上來，短髭金牙，面目灰黃，對中國抗戰，大不為然，因其相信日本一切優於我也。羣以此公論調大似潘毓桂，亂以他語，不使終其詞。某女士且面斥之曰：「你是大學校長，民衆導師，不應如此說話。現在不是我們要打日本，是日本打上門來，我們應否還手。」羣和以大笑，某校長竟亦大笑。

九月二日夜十時許，雲南號船開離塘沽，三日過烟台，宿威海衛。四日夜傍青島，五日上午八時，船

經海關檢驗靠岸。自是長吁一聲，又至我中華國土爲中華民國矣。回憶個人所受屈辱，本不足道。民族所受屈辱，萬不能忍。由青抵滬，決定不返長沙，再度從戎。寄語故都同胞，暫時忍受。我全國人士，我中央政府，絕對能於最短期間驅逐倭寇！

(字宙風)

## 敵騎縱橫下的故都

佚名

一個新自北平逃亡回滬的文化界某君，昨天和記者暢談了一次到八月十日爲止的華北形勢，都是滬上尙不知道的，爰爲記述如下：

日兵五六千人進北平是八月八日進城就駐紮在天壇、旃檀寺、祿米倉。警察全被繳械，張自忠六號已先聞訊遁津，平市政權，表面上是在八月一日成立的偽維持會，該組織的委員有江朝宗、冷家驥、鄒泉蓀、周肇祥、呂均、潘毓桂等，組織系統是主席之下，分公安、社會、交通、金融各組，各組負責人選爲潘公安、冷金融、鄒交通、周社會，實則一切行動，無不受日駐平憲兵隊長牟田口及特務機關長松井所支配。

談到新聞界據云現平市報紙，因只許登載日方宣傳消息，銷路均大減，篇幅也多縮小，此外凡過去抱抗日態度及較有歷史的報紙，非被封即自動停版。被封者有華北日報（但八月七日起已由北寧路特務日人猶上接辦出版，仍名華北日報），中央通訊社平分社，除被封外，並有十八同人被捕，編

輯主任詹聲生與前亞洲民報經理魏士生及新聞檢查所翁乃容被交法院，餘十七人不久即釋放。巨動停刊者有世界日報（九號停版）等。此外北平晨報已由潘毓桂於七月廿九號派人接辦，該社社長羅隆基先期去津（外傳已槍斃，不確）。天津方面，新聞報記者王研石，聞已死。至小型報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尚在日憲兵司令部羈押。

關於北平教育界情勢，其遭日軍蹂躪之事實，亦可分爲數點：（一）驅逐學生：此爲七月廿五日首先發生於平西郊，清華、燕京兩校之事實，當時，日便衣隊及卅餘輛坦克車，因擬佔領該校，故將留校師生，完全驅出，但彼等行李衣物，則被劫持，不許攜出，晚間，彼等因城內外交通與電話已斷絕，無處投宿，聞多在城外之高梁田中避難，後延至廿七日，因日軍二度從大小湯山進逼，兩校師生，始全離校入城；（二）逮捕教授：日軍入城後對北大、平大、中國、民國、朝陽等學院，派憲兵及中國警察，前往調查剩餘人數，並開具有反日嫌疑份子之名單。搜索書籍，並擬加逮捕。名單中法商學院有李達、白鵬飛、許德珩等，北大有陶希聖等。但彼等大多數早已離平。（三）焚燬書籍，修改課本：日便衣隊除向平市各學校放槍，恐嚇學生走出外，八、九兩日，並由警局派警察沿街挨戶，勸導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書籍及童子軍操衣焚燬。否則如經檢出，即有性命危險。九日起，警局並下令，以後各校不許講授及考試三民主義，此種舉措，顯欲麻醉我國人，而完全施行殖民地文化侵略政策。大約暑假期滿，平市學校除小學校及教會學校，尙能容許存在外，大學及中學，恐將全部關閉。

現平市上層知識份子，在五號通車後，到天津者，已佔十之八九，但多集中法租界，因中國地界，房屋多被炸燬，既無住處，欲乘輪回籍，又因乘客擁擠，經濟無着，感覺非常困難。

至於殷逆汝耕並未死，現押於平日憲兵司令部。冀東偽組織各廳長如王廈材等亦同時被押。日人謂殷逆等無恥，在保安隊反正時即應剖腹自殺。（立報）

## 如此北平

仲某

同事陸君於九月下旬，隨西籍經理，往北平公幹。逗留了二星期，近始返滬，承以北平的片斷相告，特爲走筆記述之。

北平自爲敵軍盤踞，而由一般大漢奸，傀儡登場，組織了所謂地方維持會之後，立即改「北平」爲「北京」。一切偽公牘公告之類，均冠以「北京地方維持會」字樣。於九一八之後二日，該所謂地方維持會，更出示佈告，自十月一日起，全城不准再用「北平」二字，違者以「通敵」論罪。所有一切文件契據等等，自十月一日，及其以後，所訂立往來，若上有「北平」二字，除論罪之外，該項文據，概作無效。迨十月一日之後，頗多商學界中人，因一時不察，而被檢舉，罰鍰自五元至二三百元不等。但若干英美洋商，本來頗多用「北京」而未用「北平」字樣的。因該維持會的鄭重其事的佈告，倒反而改用「北平」字樣了。爲當局對之，倒也無可如何。

敵軍盤踞北平後，最受厄運的是智識份子。吃報館雜誌飯的，以及各級學校的教授教員，幾乎全給列入於日軍憲兵的小冊子中。不甘爲人奴隸者，處於危城之中，隨時有被傳詢，拘禁，或失蹤的可能。在北平，頗有文名的某女士，於上月間，被憲警所傳詢，消息杳然者一星期。其父頗爲不安，特自天津趕回營救，經多方之探詢，并挽有力者疏通始知已爲地方維持會某巨頭所姦佔，并將於明春，送往東京留學。因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女父亦無可如何。不意一星期後女父突獲一地方維持會顧問的委狀，月給車馬費八十元，女父獲此，拒受兩難，頗感啼笑皆非之苦。

日軍爲防華軍便衣隊之活動，城內戶口調查，極嚴密。除職業所必需之外，若要離埠，須先往警局，填表呈報，掣有證明據始可離埠。此項證明據，備有正副二份，一份留置家中，以供戶口調查員之參考，一由出行者，隨身攜帶，以代通行證，因平市戶口調查，有時竟間日一行，若無證明據，留置家中，而三次不見其人，便有得麻煩了。若有親友留宿也非覓具鋪保或二家安分良民之担保不可。若是留居的，是男性，或是十五歲之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女性，那麼，除了找保之外，還得親上警局去等候若干不耐煩，而十分嘈雜的詢問。若被發現可疑之點，那非但自身有不少的麻煩，担保的人家，也得捏上一把汗。

自九月一日起，平市各小學校，已一律被迫開學。校長教員，均由維持會的教育部所遴選的。小學校長的薪水，每月四十元。教員自十八元，至二十五元不等，一律以八折給付。初開學時，全城六十餘校，學生不足二千人，嗣乃由維持會，令各區警局，向各家居民威嚇，凡八歲以上之兒童，不入學的，須詳具

理由，并覓鋪保證，否則以反抗論罪。於是學生驟增至一萬以上，而現在猶在陸續增加中。小學生所用課本，概由關外所輸入。五六年級學生，均須讀經。而風聞自明年起，自三年級起，將插入日文課，以謀奴化我們的小國民。若干已經開課的中學，市立的，也與小學相彷彿。私立的，也須悉依維持會教育部所頒的教學標準。但教會學校，仍依原來課程教授，不過取消一切有關於國民黨義的課程而已。惟教會學校，學生更寥若晨星，因有子弟在教會學校肄業的，這個家庭便有着十分危險的重大嫌疑。

仇貨，在北平，是滿眼皆是了。在前門外一帶，新開了不少日人自設的商店，其情狀頗具着上海吳淞路一帶的雛形。國貨在北平，現在竟不啻是私貨了，除了進口稅外，批發要稅，運送要稅，陳列要稅，出售要稅，所以一件國貨所納之稅，常有比原值，高起一倍之可能。而西洋貨，除批發稅，陳列稅外，別無其他之苛徵。若是仇貨，那麼，一切稅項都免，所以國貨在北平，真有些不堪設想。

北平各報，除若干已停止出版者之外，少數照常發行的，均已換上了一批編輯者。其新聞的來源，僅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情報處，及維持會宣傳部之二途。每日所載的，都是些駭人聽聞的消息，荒謬絕倫的記載與言論。若不是印着一紙的中國字，讀之幾令人懷疑着這種報紙，不是由中國人編的，而且也不是供中國人看的。這種報紙的推銷，大部也都是靠警察們的挨戶帶嚇帶騙而硬掙的。因為除偽國各地，及天津來的報紙之外，其他各地的報紙，已在北平絕迹。現在的北平人，除了在北平各地的報紙中，獲得一些日軍失利的反證之外，對於南中一切，非常隔膜。不過華軍在上海的努力，却也常為北平

人耳語的資料。

娼寮與賭場，在北平，本來是很發達的。自從「皇軍」統治北平之後，其營業是更趨發達了。據說，花柳醫生的營業，現已較昔日增加了不少。而日貨的花柳病藥劑，也生涯鼎盛。大規模的賭窟中，現均有警憲加以保護，老顧客們，都由賭窟中以汽車接送。就是沿街設置的賭攤，在昔所被懸為厲禁的，現亦可自由活動，警察們視若無睹。但任何賭博，日人是不許問鼎的。若有日人參加賭博，除該日人，受其應受的處分之外，賭場老闆，也得受着巨額的罰鍰。所以一切賭場中的主顧，最清一色的華人與鮮人，不過鮮人的賭博，雖然賭輸了，結果還可向賭場老闆索回其所負之款的一部分，而華人則無此優待。至於鴉片嗎啡等毒品，在平，却未見其發達，除妓寮賭窟之中，充分供應外，在市間，似仍保持着其原來狀態，大致在此軍事倥傯時，日寇猶無暇顧及於此毒化之工作也。

（辛報）

## 北平來的一封信

元生

這是經過二星期旅途後由北平寄來的一封信，信尾並沒有署名，地址只寫「北平」，沒有地址。大概我的朋友，在寄出這封信時，他已担憂着牠的被檢查的命運的了。但，很可欣喜的，現在這封信已平安的到達我手裏，它裏面報告着：

「北平已經死了。這裏現在已變了鬼的世界。無論在白天或晚上，都有着魔鬼出現。各條馬路，各

條弄堂，都可以找得到魔鬼的蹤跡。商店大多是關着門，至於開着的幾家，所賣的也是魔鬼們所不需要的東西。魔鬼吃東西買東西不出錢，這已成爲商店老闆必須遵守的一條法令。矮腳狗的耀武揚威，我們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這幾天，有許多條狗，奔走得很勤儉。聽說各學校不久即行開學。我在料想，北平城內不知要有多少青年，在魔鬼的鞭撻下，接受着這麻醉的教育。」

「我們現在每天是吃着粥，吃着大豆菜，生活是苦極了。街道上走過的人，很少是精神煥發，肉彩豐滿的。我相信，在不久以後，我們也許連吃粥吃大豆菜也沒有機會了呢！二月已不知肉味，但人肉的腥氣，卻充溢着我們的鼻孔。」

「自魔鬼進城後，文化界人的被請去，日有所聞，其中睡去的也不少，我的命運，在最短期內，也許會被那些魔鬼摧毀的。」

「朋友，我人在北平，心在上海。我期望你能代我多做一些青年人應做的工作，多完成幾個國家給予我們的偉大的使命！」

（註：這是一位北平的朋友最近給我的信。信中充滿着憤怒，悲痛，但措詞却非常留心，當然，這是他不得已蘊藏的痛苦。讀者們，你在閱讀這封信時，要仔細的體味的，那才會滿足你所需要知道的北平的消息。）

（辛報）

##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

周爲成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不是老而無恥的江朝宗一類的漢奸，而是偽北平警察局長潘毓桂（燕生）。潘曾作過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政務處長，現在投靠敵人，不惜以天良喪盡，慘無人道的毒辣手段爲敵人作清道夫，所以在事實上，江朝宗之流不過是傀儡之傀儡而已。

關於潘賊的凶狠毒辣，荒謬無恥，實不必細述。我祇把下面幾節漢奸報紙的記載寄給你們，你們便不難想像到這裏所遭遇一切了。

### 潘賊的荒謬談話

漢奸化後的「北平晨報」記載潘賊招待新聞記者談話如下：「潘氏談話謂今日爲諸君報告者，城內秩序經數日來拚命努力，且深邀日本各官憲了解，社會上幸漸恢復，四郊雖稍形紊亂，大致警察尚未執行職務，本局近數日與雙方辦理各事，只能說是親善上謀人民福利，尚談不到政治根本。惟應請諸君特別注意者約有五點：（一）共產黨及藍衣社，彼等並無真正主義及學識，不過博取盧布及中央票兩種問題，說不到主張，談不到人格，此種浮動青年，可恨亦復可憐，除用警察力量撲滅之外，望大家用社會上之力量去此害羣之馬。（二）嚴禁謠言，前幾日盛傳有沿戶檢查之說，市虎杯蛇，謠傳殆遍，鄙人曾經出告示說明，担保絕無其事，諸君隨時注意，勿爲所動。（三）秩序問題。前幾日北平政

治一切陷於停頓狀態，近日政委會已可照舊執行職權，並望新聞界切實輔助，與本局融成一片。(四) 戰爭問題。照現在南京宣傳敗而仍戰，必使全國都成焦土。此種議論，簡直視國事如兒戲。要是說此種議論是愛國，則天下殺人放火，皆成善人矣。兄弟近年革命就在反對這種主張。說我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全不管，在今日情勢之下，我如不起而與國民黨對抗，太對不住自己了。(衆鼓掌)各新聞界請看看北平此種情狀，我們要不討生路，則大家同歸於盡，即在目前。(五)現在新聞檢查所已經換了新人了，絕對聽我命令辦理，諸位要與之合作，近日來各報館之論調與警察局呼應一致。實深感謝。」

#### 漢奸學生組織偽學聯

北平晨報載：「華北學生聯合會，經數月之籌備，均已就緒，該會於昨日下午一時，假中山公園在今雨軒開籌備會議。計到北、大、民、大、中、大、朝、大等校代表十餘人，警察局長潘毓桂，平維持會日顧問武田熙及新聞界聞人魏誠齋、何庭流、宋介等多人。屆時首由中大代表劉一平主席報告組織意義，宣讀宣言及希望地方長官及新聞界，懇切指導後，旋請警察局長潘毓桂演講，略謂：以往新舊兩學聯多係受共產黨及藍衣社所操縱，本人曾組織學生三日刊，抨擊兩學聯之錯誤，任政務處長時曾向當局建議設法阻止新舊學聯之活動，並擬防共七條文。惟當時當局計不出此而任其所為，當時本人即告退，並曾向當局稱：如任新舊學聯長此下去，恐明年（即今年）今日華北有變，果然不幸而言中；此次盧

溝橋事變，即彼輩所煽動者；今也友邦爲我剷除軍閥弔民伐罪，我平市民得重覩光明，我故都之數千年文化亦因之保存，此次諸君組織華北學聯會，其宗旨已見宣言中，本人絕盡棉薄以助其成，並有武田熙及何庭流兩先生之贊助，將來不難發揚光明云云。次則由日顧問武田熙講演。

### 這裏的抗戰消息

關於抗戰的消息，這裏是無法看到的，所有的祇是敵人的同盟社的欺騙造謠的消息，再經漢奸報紙的誇大，簡直不能卒讀了。這里我抄幾個標題給你們看看，其餘便不難想像得了啊。「皇軍斷然膺懲中國惡軍閥」「日軍飛機再展神威——寧軍恐慌異常」「皇軍堂堂登岸——華軍不戰先退」「爲斷然擊滅威脅滿洲國之寧軍——皇軍果敢爆炸張家口」「寧方空軍一蹶不振」「津浦綫上日軍勢如破竹」「寧府開始逆宣傳：動員胡適等向各國播誣日文字——掩飾其戰敗醜態圖陷日於孤立」「寧府倒行逆施——釋放共黨加以重用」至於一般漢奸報的所謂「社論」則更是荒謬萬分，令人切齒了。

（文摘）

## 故都陷落後之形形色色

朱鏡心

自七月七日夜，蘆溝橋畔砲聲突起後，中日戰端，逐漸開展。迄二十七日廊房（平津間之重要車站）衝突，遞演成平郊抗戰。二十八日深夜，守軍移防南下；我歷代故都之北平，遂落於敵手。百六十萬

同胞，亦淪落於敵軍鐵蹄之下，度其非人生活。記者於事變後因各種困難，未能即時南奔，因得目睹失陷後故都各項狀況，前後歷時七十餘日，頃始於本月九日潛行逃出，繞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等地，於昨日抵漢。茲將目擊各情，略述如左：

### 一 漢奸大肆活動

故都爲北方政治中心，冀察政務委員會原設於此，七月二十八日晚宋哲元決定離平，當發表以張自忠代理委員長職務，並兼任北平市市長，負責處理一切。二十九軍部隊，除留阮玄武一旅，改名保安隊，留守北平，協同警察，維持地方外，餘均全部開出，同時並發表潘毓桂爲警察局長。張潘等於八月一日同時就職。當潘氏就職時，曾謂日軍決不入城。（潘與日方關係甚深，任冀察政務處長時，即因此解職。）至八月二日，日方通知張自忠，令阮部即時解除武裝，開往黃寺待命。致張赤手空拳，無法負責。旋於五日被迫離職，地方遂呈無政府狀態，僅由警察局暫時維持。

漢奸之活動，遠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事變發生後，實力派主戰，漢奸派主和。及戰端開始，漢奸遂大肆活動。前北平商會會長冷家驥，前湖南省省長周肇祥等，邀同所謂地方名宿，應時而起，每日奔走於日特務機關之門，以大好河山，爲彼等升官發財之禮物。宋哲元氏離平，即係彼等假日機將大舉轟炸北平，請顧念一百六十萬人民生命財產爲名，請其離去。嗣以目的既達，遂有新組織之醞釀。先以地方維持會爲掠奪政權之初步。冷周等以資望不孚，恐難得日方許可，乃威誘前清遺老江朝宗，出任會長。

江以年老之軀，不堪重任，曾一度謙辭，實則食指早已怦怦動。維持會開始辦公之期，爲八月十日，彼等則宣告於八月一日成立。當聘請大批日人爲顧問，強拉各界名士任委員顧問等職。復以北平市長一職，自張自忠被迫去位後，虛懸已久，冷潘等莫不覬覦，每日奔走活動。但日人以彼等市井流俗，難勝重任，乃授意維持會，假借民意，公推江朝宗兼任市長，各局局長亦一律更換，大小漢奸遂得一過官癮。地痞流氓，居然高官顯職。如工務局長李季思，原任某路局科員，每日赴局當差，下午出任會長。奇形怪狀，笑話百出。而每日夤緣奔走者，仍不乏其人。魍魎魍魎，行同鬼蜮。忝顏事仇，毫無羞愧之色，實則各機關大權皆操於日籍顧問之手；各機關之行政收支以及用人，雖一文之微，如不經簽字許可，亦無效力。雖如此情形，但漢奸輩爭權奪利之心，仍高騰萬丈。例如電車公司爲平市收入較佳營業，江朝宗即以維持會名義，委本人任董事長，各委員任理監事。經日人面斥阻止，方自行收回成命。其不知人間羞恥事，至此可謂達於極點。漢奸集團之維持會外，另一部漢奸如許蘭州等，則於八月二十七日成立所謂「華北人民自治會」，與維持會互爭賣國作僥之優先權。最近更有一部漢奸，組織大亞細亞同盟，亦爲爭權奪利之機關，醞釀設立華北偽政府，置民衆於萬劫不復之地。

漢奸諂媚日方，各有不同，煞費苦心。即如此次北平於事變中未罹戰禍，一部漢奸，即歸功於日軍，乃以保護生命財產之美名，自稱代表，求見日特務機關長松井，面爲陳述，要求爲彼代建銅像於天安門之前。松井懼彼邦之輩言，當即加以拒絕。彼輩心猶不死，復改送感謝狀。不但個人感激，即後世子孫，

亦莫不感激之卑言鄙語，以博一粲。中華民族人格，至此全被彼輩掃盡矣。

最近消息傳來，日方以通縣保安隊反正，日僑軍民，均被殺害，歸罪於殷逆汝耕，將彼逮捕，解大連審訊，聞已被槍決。爲虎作倭之結果如此，可爲殷鑒一般。漢奸聞訊，亦莫不膽寒。

## 二 對外交通斷絕

北平爲平漢平綏北甯三鐵路綫輻輳之地。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平漢綫首即中斷。廊房作戰，北甯路鐵軌破壞，交通立時斷絕。平郊軍興時，平綏交通亦告停頓。是北平一地，與外間交通，完全隔絕。當時只有平門支綫（北平至門頭溝）尙能通行，至七月廿九日，宋哲元由平過門，轉乘汽車赴長辛店，搭車赴保定，日軍亦即追跡而至，在門頭溝設卡駐兵，平門支綫遂亦發生阻礙。平市四週交通斷絕，食糧燃料，來源阻斷，發生恐慌。旋維持會成立，經協同北甯路局，與日軍方接洽，先謀恢復平津客貨通車。幾經折衝，始獲允准。每日清晨，平津對開一次。由平赴津旅客，極爲擁擠。且沿途日軍用車絡繹不絕，每站須候車十數分鐘，至一二小時不等。全程僅二百四十里，竟需十二小時以上。日方並在北平前門車站，永定門，豐台等地，嚴厲檢查，尤以天津東站爲甚。彼等最注意者，爲軍人學生，及與黨政府有關之人士。偶有不合，即有被扣之虞。雖攜帶幼童所戴航空帽，亦必犯罪。每次列車到站，所扣旅客，押往憲兵隊部審訊者，至少在五十人以上。北甯津榆段通車，亦繼而實現。現在全綫車次，計有平瀋直達快車，每日正午十二時半對開一次，平津津榆通車，亦每日清晨對開一次。不堪忍受日人暴虐者，紛紛由平赴津，搭

輪赴青島上海，此綫已成南北交通唯一孔道。平綏路於七月底中斷，旋入於軍事時期。日方爲便利運輸起見，由交通兵修復路軌，每日行駛兵車，客貨車尚無確息，僅平門綫爲便利運輸煤斤，業於前月恢復通車，每日對開二次，專運燃料，不售客票。至平漢路自中斷後，迄未恢復。現沿途各站，均由日軍派隊把守。

航空方面，中航歐亞兩公司航路，於事變後停止飛航。前在冀察政委會時成立之惠通公司，原爲便利東京北平間直接通航，事變後各處飛機場，均爲日軍佔用，做轟炸華北之根據地。每日敵機三五十架，成羣結隊，在上空盤繞，所有空中交通俱被斷絕。交通部九省長途電話通話後，平市對南方各地之連絡，極爲便利。同時有綫無線電報，營業亦極發達。日軍進佔北平後，電話綫完全割斷，無線電台發電機亦被日方擄去，並派人監視電報局。電信交通，除市內電話外，均告停頓。最近日方將長途電話綫修復，但僅於北平與天津日本租界通話，有綫電亦僅限與東北及日本通報。天津收報處由日方另在東馬路設立電報局，專司收發；但檢查極嚴。北平郵政近亦被日人擄得，郵件往來（信件包裹等）須被嚴密檢查，加以交通不便，郵件傳遞極爲遲緩，由平外寄之快信，過去只須開車前五分鐘，即隨車寄出，現在則須於十二小時前送由日人檢查許可後，始能寄遞。

### 三 日人之統治政策

日軍部隊，於八月七日大舉入城後，首即壓制各方反抗勢力。阮玄武旅既被繳械，尚有警察保安

隊等一萬餘人，步槍手槍爲數甚夥。除將軍人出身之保安隊長撤職外，並令潘毓桂將警察槍支，全部繳出，運往東交民巷該國兵營保存。對民間私存之槍支，亦限期繳官。三日之內，獲得各種槍支約在萬餘。是時警察維持秩序，僅恃短棍。於是白晝搶劫之事，層出無窮。警察赤手空拳，即見之亦無力干涉。其後波及日鮮人住宅，日方始感覺自身危險，乃允酌爲發還一部槍支。按照警區數目，每區各給步槍五十枝，手槍十枝，每枝附子彈十粒，並諭不得無故開放。雖至必要時，亦應先行請示核准後，始得射擊。故現時少數警察，雖攜有槍支，實際與無槍者，無甚差別。

國旗黨旗，及黨徽黨證，三民主義等書，於日軍進城之後，即被嚴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之總理遺像，均一律銷燬。日方並嗾使警察局嚴密偵緝黨務人員，及有關係者，一律目爲共產黨及藍衣社，更獎勵市民舉發。致裁賊誣陷之事，日有所聞。當是時也，一本三民主義，即是構成死罪鐵證。日憲兵隊部內，囚犯累累。前衛生局長謝振平，曾爲防止癘疫，在天壇備有防疫疫苗，日軍認爲係製造毒菌，驟加逮捕，拘禁兩月，方始釋放。其他身入圈圍，未知所犯何罪者，更比比皆是。生命財產，毫無保障。除漢奸之外，尙無人敢保自身之安危。在北平居住之中央地方官吏，軍人住宅，日憲兵隊每日隨意檢查逮捕外，並由漢奸組所謂財產保管委員會，聲稱保管各要人之財產，待將來返平時再行發還，實則毫無保障，無形沒收。市民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日特務機關憲兵隊軍部均可隨時發號施令，任意檢查逮捕。甚至日韓浪人，假借名義，藉口搜查反動份子，強索財物，亦無人敢撻其鋒。日軍用車輛每日馳騁街頭，任意

衝撞，不幸慘死於輪下者，日必數起，亦無伸冤之處。

我同胞處於淫威之處，飽受摧殘之苦，而日人之統治，實行高壓政策，故人人敢怒而不敢言。另有一部日人，假意收買人心，成立所謂宣撫本部，更於各城設立辦公處，以日人精通我國情形者任處長，以三四流漢奸任副處長，並邀集當地奸商土豪，成立宣撫委員會，利用文字宣傳日軍德政。偶代市民解決一二糾紛，亦必在於日方無損之條件之下，始能發生效力，實則不過代日方和誘我國同胞，使之就範而已。

#### 四 實施奴化教育

北平號稱文化城，教育發達，學生運動素極活躍，久爲日人痛恨。此次日軍入城，文化機關，均被破壞。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北平大學等國立學校，均改爲駐軍場所，教職員走避一空，校內什物破壞無遺。各校學生，隨意逮捕強殺。（法學院駐軍開出後，校役收拾房舍，發現三學生被刺刀刺死。）惟時在暑假期中，學生多數返里，即有一部於事變後，亦復逃出北平。現除燕京大學因教會關係，仍照常開課外，其他均已停頓。

平市中等學校，爲數最多。私立者，均由政府補助。事變後既以學生不敷，經費無着，大部無形停辦。間有少數以收學費爲目的之學校，勉強開學，學生亦寥寥無幾。如小學及民衆學校則一律強迫開課，課本內提倡民族意識及抗日思想者，均由日方令維持會文化組，與社會局教育科，負責刪改，以是特

組中小學課本審查委員會，分別審查，一一刪改。原擬重新付印，嗣以趕辦不及，臨時剪貼應用。所有與黨義國家民族有關，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均被刪去。

課程方面亦有極大之變動。黨義根本取消。日方並令警察局轉諭，各校禁授黨義，此外公民改爲修身，軍事訓練軍事看護及童子軍改爲武術，並加添日語一門，強迫學生上課，以備養成毫無民族意識之漢奸，將來充彼等之活動傀儡。

日方對於過去學生運動，既嚴予取締，同時製造僞學生組織，以金錢收買一部無恥學生，強拉同學及非學生，組織所謂華北學生聯合會，惟號召力極爲薄弱，加入者僅十餘人，開成立大會，曾由維持會通令各校校長，必須攜帶學生出席，屆時則僅有初小學生百餘人，整隊入場。致詞云云，均爲例套。講者自講，聽者毫無印象，演成一幕滑稽劇。

日方對於高等教育，擬根本取消。惟一般文人漢奸，則覬覦各校校長之美名，遂亦組織華北教育總會，用代教育最高機關。惟日方對此，並不積極維持，僅爲一空頭機關而已。（申報）

## 離開了北平

姚垠

我是個以寫文章爲職業的人，在我最寶貴的是一頁頁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原稿紙。寫出來一篇  
文章，就好比產生一個孩子，每個字裏都有着我的血，我的汗，我的生命。爲着不被敵人捉獲，我斟酌了

又斟酌，終於無可奈何的狠下心，咬咬牙，把一捲捲的稿子拋棄，撕毀。一個好母親在兵荒馬亂中拋丟愛子的痛苦我差不多算嘗到了。在我的文稿中，一直挨延到臨行之前才分手的只有兩捲了，一捲是已經編成的一個集子，一捲是將要完工的一個長篇，牠們都是在兩個月前和北雁出版社約好的東西。牠們好像兩個太令母親心疼的好孩子，我親手把牠們創出來，實在不忍讓牠們再毀滅在我手裏，只好拚一拚孩子們的命運，把牠們先後送到郵局去。但如今究竟漂泊在火線上，荒山裏，或青紗帳中的小驢背，抑還是被敵人檢查去，有誰知道呢？

蘆溝橋事變前我新買到一支滿意的鋼筆，因為一時高興和妻的慫恿，筆管上鐫刻了我自己的名字，萬想不到一月後這三個方塊字也給我惹下了不少麻煩。我固然不是名人也不是要犯，日本兵不會把我的名字銘記在心上；但我不能不小心因偶然的事故被捕去，這平凡的名字會給敵人一個偵察的線索，再萬一敵人從他們自己的報紙上發現了這同樣的三個字，那我就乾脆別想再活了。但只要我不死，我就拿得自己的文章作為救國的武器，一支筆就是我的盾和劍，我不能輕易拋掉牠，因此我只好又花了幾毛錢，把名字磨了去，另刻上一個拼音字。

我的行李只有一口舊箱子，裏邊裝了一條被子和幾件中式舊衣服，提起來是輕輕的。每一件衣服的口袋都經我檢查了無數次，深怕偶然自己沒有注意到，臨時被敵人找出來一片可以惹出麻煩的廢字紙。一些朋友們的通信處我撕毀了，一些多年相隨的像片我燒掉了；最後朋友們勸我連白紙

也不必帶，於是幾百張白稿紙，幾本子白手冊，幾疊信紙和信封，全都拋棄了。

隨身的東西沒有不被我自己再四的研究過，一直到動身時這種自我的檢查才停止。在一切準備中，我想好了一片荒唐的供詞，等着萬一被敵人捕了去。我同朋友們商量好，遇檢查時都裝做互不相認識，免得多牽連，多是非，我打算說自己是北平來治病，因為我確是很瘦弱，很憔悴，並且還故意儲下亂蓬蓬的短鬚鬚。呵，像這樣零零碎碎的事情我不願多寫了，親愛的讀者啊，我不是告訴你應該怎樣逃，而是要你知道陷落在敵人手裏想活是多麼不容易。

三點鐘我就從床上坐起來，又檢查了一遍每件衣服的口袋，慢慢的等待着天明。

四天來不管是白天，是夜間，是睡眠，是行走，總是大半的時間胃疼得叫我難支持，有時出了一頭汗，有時不由的發出來兩聲呻吟。這天早晨，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的早晨，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怎樣爲病疼所苦：我把兩隻手緊緊的按着心口，坐一刻，蹲一刻，躺一刻，像幽靈似的在溼漉漉的階前走一刻。天上沒有一顆星，屋角佈滿了灰色的濃雲，令人聞到雨點的氣息。我摸索到半盞冷開水，吃下去一包止疼藥，把同伴們從睡夢中叫醒來。曙色慢慢的透過了密雲到人間來，兩個朋友急急的收拾着各人的行李，派我先到車站去買車票，我坐車子走過西單商場的時候，灰色的雨已經開始下起來，馬路上冷清清的，煙雨中只有幾輛洋車載着幾個逃亡的人。我留心的看着馬路兩邊的建築物，匆匆的讀着廣告和招牌，溫習着每一條胡同的名字，呵，這一切在過去對於我都非常漠然，如今却使我感

到不能形容的留戀，傷心這次的離別了。

洋車把我載出前門了。前門，牠依然雄偉的立在風雨中，我從做孩子起就在紙煙盒上見過牠，在洋片和地理課本上見過牠，我們是老朋友，而如今我悄悄的從牠的腳下過，恐怕也是我們最後的分手吧。雖然我相信敵人不會把牠長久的佔據，但我却無把握我能平安的逃回祖國去。於是我在車子上扭回頭，含着兩眶淚，惘然的再把牠看幾眼，突然的心酸起來。

我原來想着我來的一定很早，誰知道車站上已經堆滿了行李，擠滿了人。我急忙的跑到賣票的地方，用力的擠進人堆去。人們全擠得滿頭大汗，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突然我的耳朵里響起了一陣尖銳的絕叫：「擠死人了！擠死人了！」隨即就看見九名警察跑來，衝進人堆，把一位瘦瘦的中年人救了出去。在這小小的擾亂中，許多人挨了警察的皮帶依然屹立不動，許多人看機會就搶進半步，許多人立脚不穩，失掉地盤，狠狠的退了下來。我始終是在十層人外，眼看憑我的病體和力氣沒有買票的可能，便抱着疼痛的肚子逃出了漩渦。

「老買老買！」

我絕望的在車站上來回的跑着，叫着，足足尋找了半個鐘頭，始終沒有發現我的同伴們的影子，我焦急得不住的大聲自語着：「怎麼辦？怎麼辦？唉！唉！」忽然我跳到票房門口，忽然我跳到車站外，像瘋人似的立在雨絲裏，向着沉默的前門凝視，每出來一對洋車給我一陣希望和失望……這樣十分

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許多買到票的熟人們向我同情的投一眼，匆匆的上車了，而我，多麼的難過呵，沒有同伴也沒有票！

時間彷彿逝去了幾個年頭，老買和小鄭終於來到了。我們多掏了三分之一的價格，從一位茶房打扮的手裏買來了三張票，我不再生氣，也忘掉胃疼，同朋友們擠上了火車，隨後又看見了許多朋友，堯亭和他的兩位同鄉也都上車了。

在月台上我從一位朋友手裏看見一份漢奸報，知道敵軍在幾個鐘頭之後就要進北平，不過這消息如今對於我已經不十分關心了。

八點二十分鐘，我們的火車在煙雨溟濛中離開了東車站，穿過哈德門，一轉灣子向豐台走去，把天壇和永定門撇在我們的後方。從此北平和我們分手了！它過去曾像一首詩，一幅畫，一件彫刻，誘感過無數的南國兒女，現在是魔鬼窟，我們必須離開它，離開它……

不過，我們如今含着眼淚離開它，不久會帶着血痕重回來，因為它是我們的！

『我們是一車俘虜！』

一位小朋友怯怯的向我低聲說，我坦然的看了他一眼，於是大家交換了一個靜默的苦笑。這時候我什麼也不担心了，彷彿一位久走江湖的老旅客，過慣了各樣風險劫難。

我們的車廂裏坐着回天津去的兩位警察，他們低聲的答覆着一些沉不住氣的人們詢問。我們

的臉上同旅客們一樣的罩着一層苦悶暗雲，眼睛裏含着淒苦的神色，他們依然是中國人，我們的好兄弟！你們有黃制服褲子全都拿出來，別叫日本兵瞧見了，」他們對我們勸告說，「因為天津保安隊的軍裝是黃色的。」於是他們用非常低聲音向我們敘述天津保安隊的英勇戰績，和日本飛機轟炸天津的慘酷情形，又告訴我們豐台就有日本兵上車檢查，每個人都得費長時間盤問。旅客們把黃褲子全都從腿上換下來，悄悄的丟出車門去。每個人心裏都有點毛毛的，車廂裏立刻被一種麻木的寂靜控制着，連一點語聲也沒有了。

在濛濛的烟雨裏，我們看見不遠就是豐台了。呵，豐台，這軍事要衝，血的車站，魔鬼盤踞的土地，滿車的逃客都爲它屏息了！人們互相的贈送茫然失神的眼光，誰也展不開眉頭，想不出半句閒話。

啊！我們離開了豐台，離開了北平，悲苦地離開了北平了……但是，不久我們會帶着血痕重回到北平來的，因爲它是我們的！

（辛報）

## 流亡記

毛德楨

我帶了一顆悽楚而憤怒的心離開了北平，參加了流亡的隊伍。

在歷史上曾經讀過日本強盜蹂躪朝鮮的故事，那時我就開始憤恨日本強盜的兇殘，可是六年

前這兇殘竟加到我們的頭上來了！我在北平，自己曾經親眼看到一批一批的東北同胞逃亡到關內來，當時我會陪他們痛哭過，可是在痛哭之中，還加雜着憤怒——爲甚麼我們這樣不掙氣呢？可是誰想到六年後這憤怒使我簡直不能再忍呢？北平這可愛的城堡，他是我第二故鄉，在那裏有我六年來朝夕相處的學校，有我終日同遊的朋友，現在竟也拱手讓人了！過去我爲東北同胞的流亡哭過，現在我自己也參加了流亡的隊伍，這是怎樣可以想像的呢！

我悽楚，我憤怒，我要用我所有的力量來努力救亡工作，爭回這民族的厄運！

我不會拿槍，因此我決定走出平津，加入後方工作。我在車站上遇到了許多與我作同樣打算的人，於是我們很快的結成了個流亡隊伍。

大沽口泊的蓋是怡和太古公司的船，花了比平常貴三倍以上價錢，才上到一隻載貨的貨船上，這幾天正是軍事緊急的大沽口，友邦的小氣划子像穿梭一樣來回的在河裏示威，老百姓的騾車吃力的替他們載着子彈。

天氣熱到九十度以上，艙裏的貨被蒸發得放出令人嘔吐氣味，甲板上的幾百個人逼得不能喘氣。下午，天漸漸的陰下來，一陣黑雲來了，雨淋淋的下着，一身全溼了，大家到船長的臥室外走廊下躲躲雨，人多說話的聲音大起來，驚醒了船長的好夢，氣沖沖的罵：

「你們吵甚麼？都給我滾出去！你們怕死！你們怕日本人！你們是逃難！難道這一點雨都受不了！」

幾位同學臉都氣紅了，要和他吵，想到自己還沒有脫離虎口，大家只有忍氣吞聲。船快抵岸了，我們看見了自己祖國的國旗，我們瘋狂似的歡呼！我們有多少時候沒有看到我們的國旗了啊！

在烟台換了一口氣，又繼續我們的旅程，因為青島不好走，於是我們決定乘烟濰汽車到濰縣，然後由濟南再轉入後方工作。因為軍事調動的原故，烟濰路的汽車全充作軍用了，但這四五百人的流亡隊伍，也正和調動軍隊一樣地需要大量的車子來把他們裝運，公安局對於軍務已是應接不暇了，於是這一羣流亡孩子們的命運，便完全交給幾個中學校長。

我們不能不感謝烟台中學校長張敏之先生，他不但接納了一批一批來烟的孩子，他更得到商會和各團體的幫忙，包租了一隻小火輪，把這羣要走的孩子們，從烟台運到虎頭崖，從虎頭崖到掖縣是最近的，到掖縣便可以同師部交涉要到濰縣去的車子。

## 二

寂靜的月夜。

船頭上攢動着人頭，忽然一陣歌聲從一個角落裏响了起來，立刻全船跟着狂吼了！

祖國在死亡線上，

同胞在飢餓徬徨，

五千年的民族要翻身，

四萬五千萬的人民要解放，

兩重任務放在我們的肩上，

全國的姊妹兄弟。

我們要勇敢的擔當，

我們要勇敢的擔當。

.....

浪花滾滾地敲着船板，機器軋軋地催打着全船前進，正像一架開往前綫的戰車，在黑夜裏飛奔。歌聲息了，爬上孩子們心頭的是無言的沉默，這沉默代替了鬥爭的誓詞。孩子們的眼望着遠方，直到他們爲疲勞所奪，沉沉睡去。

船到虎頭崖，已是第二天的中午，因爲水淺，不能靠岸，在遠遠的二三十海里外停了下來，沒有擺渡船可以擺渡過去，於是大家陷入於渺茫的等待中。

忽然一聲『驗關』，船面上跳上來三個人，從他們那草綠色的制服上，我們立刻意識到這是海關的巡查。於是我們派了一個代表同他們說明了我們的來意，他們很和氣地只檢查了普通的客人便下船走了，我們因爲需要到岸上去交涉擺渡船，和住處飲食，所以請求他們把我們的代表帶到岸

上去，他們欣然允許了，接着，我們便看見一隻帆船的去，換回二三十隻帆船的來。

我們女孩子被分配在第一批下船，和我們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二十幾隻船一字兒排開，鼓槳前進，活像神話中的情景，我遙望着祖國的碧綠天野，手盪着澄青的海水，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

水越近海灘越淺了起來，終於帆船也划不動了，於是我們脫了鞋子跳下船來，軟軟的沙子是那樣的親切，如同母親懷抱裏那樣溫馨，離岸已經不及五步了，然而誰也捨不得這流亡以來僅有的快樂，我們大家都在水裏玩起來，旅途的勞頓和肚裏的飢餓，一時都隨了海水滾滾飄去。

然而一聲笛鳴，我們的代表，站在巖石上喊了，「同學們，快上岸來，有要緊事情討論！」看他那緊張的面龐知道有了不平常的事故發生。立刻，我們第一批下船的人統統聚集起來，宣佈開會。

「同學們！」他開始報告：「我們幾個人先上岸來，是負了四個使命：第一，交涉帆船去接全體同學下船，第二，交涉住處，第三，接洽飲食，第四，接洽車輛——去掖縣的車輛。現在，帆船已經開出去了，住處已經接洽好了，飲食，商會也在預備着了，專等明天辦妥車輛，就可動身了，可是現在我們同學剛剛下船一半，公安局方面就通知我們，要我們全體再回到船上去，說是對我們的來歷不明，不准登岸，要我們把船開到羊角溝——離此四十里的一個海口——再由那裏沿小清河坐船到濟南去，我們再三向他們解釋，可是他們不聽，他們說沒有接到電報，但是我們問他們爲甚麼剛才准許，派船去接我們下船呢？他們說因爲打長途電話問過掖縣的第三十八師谷師長，他們說可以讓你們登岸，可是我

們又問了爲甚麼現在又不許我們上岸呢？他們說是三十八師來了電話，說剛剛接到一個秘密報告，有三千多日本便衣隊要在這裏登岸，疑心我們不穩，所以不准登岸，現在他們催得很急，所以請大家討論……」

「主席！一個男同學咆哮起來了，「這是他們故意刁難，要是說我們是便衣隊的話，讓他們來檢查，要說不讓我們停留的話，我們馬上可以走路，我們一寸毫毛都不佔他的，一直走向掖縣，向他們師長問個清楚——爲甚麼准我們下船，又不准我們上岸！」

「我附議讓他們來檢查，」另一個同學說：「可是我們現在怎麼能夠走路呢？一天沒吃飯，一夜沒睡覺，而且還有幾十斤的行李！」

「甚麼？」剛才那位男同學又咆哮了，他一躍就躍在岩石上：「在前線打仗的兵兩天沒吃飯，五天沒睡覺怎麼辦來行？誰還有行李？我是早就丟光了，而且我們出來原是爲的參加救亡工作，難道是逃命享福嗎？主席！我提議我們馬上就開步走。」

「注意，我們還有大部分同學在船上呢？要走，得一齊商量一下！」主席這一句話，立刻提醒了大家，於是全體提議，趕快派船把他們接到岸上來共同開會討論，然而公安局方面不准帆船開出去，公安局是要這些船把我們上岸的送回去，而不是把未上岸的接來。這裏又引起了羣衆的憤怒，終於同公安局交涉到這樣的結果：一，已上岸的學生留在沙灘上，不准走進街裏，二，派兵把守四周，在這樣的

條件下，派船去接還未上岸的同學，來共同計議。

天色已經昏暗了下來，海與天的界限已漸漸模糊了——就在這依稀薄暮的海灘上，我們被中國的軍隊包圍着，監視着！

巖石上站着的主席，凝凝地望了一會前邊的海面，又沈沈地回顧了一下後面的武裝弟兄，一聲笛鳴從他那嘴裏响了——「同學們爲了我們團體的堅固，爲了我們今後的前程，我們應該迅速的組織起來，編隊！」這聲音如同鑼鼓一樣地打在每個人的心坎上，立刻得到羣衆的附議，大家很快集攏起來，以學校爲單位先編成小隊後再由幾個學校合成一區隊，每隊舉出一隊長，負責本隊的一切整隊領隊責任，再由各隊長中舉出區隊長。大隊長負責全體的整隊領隊的責任，另外，又爲了嚴整紀律起見，組織糾察隊，爲救護患病同學組織救護隊，爲搬運行李組織行李隊，爲傳達消息傳佈通告，組織交通隊，不到一小時，已上岸的同學已經完全組織好了，一片「報數，一，二，三，四……」聲，遍了黑夜的海灘。

未上岸同學全體登岸時，已是對面不見人的深夜，因爲事前已經有了組織，所以他們來到岸上時，一點也沒有亂，立刻編入了隊伍，因爲夜深不好開會而且剛才的「整軍」已經把公安局的疑竇掃開了，而況我們的糾察隊還領着他們來檢點同學呢。「天助自助」，武裝弟兄們也因爲看到我們「很有秩序」，便也自動解圍了，商會已經準備好的稀飯饅頭開水也都送來了。

（婦女生活）



## 中 卷

### 七月廿八九日天津街頭所見

佚名

現在我是離開天津，到了上海了。這兒，先來記一些廿八廿九在在天津街頭所見的種種。

自從蘆溝橋事起，日本大量增兵，從天津的東車站，新車站，整日的過兵車，過兵隊，報紙上常登載着兵來了多少，戰器來了多少；但是住在天津的人，對於這宗事是鎮靜非常的原因。是天津經過的戰事太多了，多數的民衆總是平安的，五年前受人指使的便衣隊憑據租界，擾亂華界，居民只在砲槍聲中，度過了歲月。一面天津又有各國的租界，戰爭不會在天津發生的——這是許多市民的想法。

日本砲轟宛平城，這才刺激了天津的人心，發生了恐慌。有的人逃到租界，維持暫時的平安。租界的房產主人居奇售貨，每月房金增到三四倍以上，一次更要交納三個月的租金；但是有不少的人，爲了換取臨時的生命安全，爭着租房，爭着向租界搬。

街市蕭條，一日比一日的增加，可是衝要的街道，常常擁滿了看過兵車熱鬧的民衆。胡同，小巷裏，常兩三的圍談中國大刀隊，殺死日本兵的新聞，人人都喜歡中國這一次的抗戰，人人都憧憬着一個偉大新生的中國，要從此勃興。

廿八日下午從號外傳來，中國兵進佔豐台，廊坊，逼近通縣的好消息以後，英法租界通通掛中國

旗慶祝這次迅速神馳的勝利。我住在市政府前邊特趕出來買號外讀，天津的商務印書館首先也掛旗慶祝，沒有十分鐘，全大胡同一百多店鋪通通掛旗慶祝。街上比往常更增多了人在那站立，張望些什麼。「號外，」「當時消息，」「中國佔豐台，廊坊」的報販呼聲盈街滿巷，市氣從無有的歡騰；當然談論國事的人，又增加許多的題目，許多的材料。

入夜，一時半市內忽起了槍聲，炮聲，一團發生在市南海光寺一帶，一團發生在市北新車站一帶。天津以飽經炮火的原故，對這事倒不感覺什麼驚慌，二十九日清晚槍炮聲漸稀，機聲軋軋，從東方而來，每個機翼上鮮紅紅的塗着日本圓光子，它們在東西南北的在天空中飛，市民也只無所謂的看着他。中國領空飛圓光子本來是「司空見慣」了。街上傳來消息，中國兵奪回了日本無理佔據的新車站，東車站，圍上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兵營和日本租界，東局子日本飛機場也被包圍，奪獲了四十多架飛機。……這許多戰勝消息，更刺激市民心理的狂歡，由一大枚的號外，漲到四大枚的號外，爭搶的還不夠銷賣，件件都證實了事情的確實，我多吃了一大碗飯，許多市民却非常快樂，喜歡。

市上非常沉寂，但是街上的人很多。街頭巷尾站着談論國事，槍炮聲斷續傳來，人們無所謂的笑嘻嘻，鋪店們爭搶可以圍在臂上通過前線的白布箍，担着米飯，菜鹽，老遠的送到前方去。電燈匠，鐵匠，有力氣的工人自動的應徵到前方去，爲國服務。大胡同和馬路上站滿了中國民衆，每一隊換防的中國兵回來，他們歡呼鼓掌，歡迎爲國戰爭的健兒，兵士們笑着還禮。有一個連長，胸上着了槍，手撫着

創口，鮮紅紅的血直流，他騎着馬，奔跑，民衆們見了他，那種急呼，大呼，鼓掌雷動的情形，至今還留在我的心頭。這樣擁護，愛戴國家健兒，這裏面有一種莫大的國力在其中。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這絕大的勢力，國運的轉變，但看民衆心理如何而斷定呢！唯「戰」才是上下舉國一致的要求。兵士們爲了從市郊趕來應戰，他們跑着來，在深夜裏，黑黑的摸索着道走，失了鞋子，掉了手榴彈，那種爲國的匆忙，又可見士兵心理，爲國家生存戰爭的熱烈了。

（辛報）

## 一位英國太太在天津的砲火中所見

桑榆

天津，七月廿九日——日本兵在二時半就開火了，但我們却是睡到了三時半才醒轉來的。這時候，我們聽見了野砲的轟轟聲跟着機關槍的格格聲，就跑到花園中去聽。那砲聲顯然是從日本兵營方面出來的，恰在日租界的尖角上，與我們的寓所很近。而且，我們又看見日本軍隊紛紛往南移動，往八里台而去。

起初的時候，情形還不十分惡劣；但過了一會，我聽得了震耳的爆炸聲，而且槍彈也開始在我們那條路的西邊的一條小河上的橋邊落下了。

我們就打電話給A先生，他叫我們搬進英租界去。

我們的中國傭人不願跟我們同走，他說：「目下我還是住在這裏，倘若他們要打殺我，他們隨便

那裏都會打殺我的，還是讓他們在這裏打殺我的好。」他真是一個忠實的僕人；當時，他似乎還是很高興的呢。我想，一定是爲了他的同胞已經和日本人打仗了的緣故吧！

於是，我們離開了寓所而逃進了英租界來。我們從下午二時至四時半，都在一個尖塔形的屋頂上眼看着日本飛機放下炸彈。有十五架飛機是一齊來的，好像很莊嚴地兜着圈子；在每一圈子上，每一架飛機便放下二枚，三枚或四枚炸彈。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那長身尖頭的炸彈離開飛機的下部而向下直落；過了一會，有一大縷的黑煙飛散起來；然後，轟然的大聲震動在你耳際了。

有幾個炸彈落在一所高大的房子上，那房子就起火了一——那房子是在萬國橋及車站的中間，我想一定是郵政總局。接着，又是兩所棧房被炸了，因爲我辨得出那衝上來的黑煙分明是棉花被焚後的狀態。

在這時候，我們想那車站一定是在日本人的手中；但是，不對！事實上，中國軍隊已占據了這車站，在車站的附近躲着，日本飛機之所以向該處轟炸，是要設法尋出中國的兵士來。

意租界及前俄租界（特二區）也遭重炮火所攻擊了。一個意國水兵立被擊斃，二個受傷。一個安南兵亦被流彈所死。那萬國橋全天是在槍砲之下，那日本不管任何人過橋的都加以槍擊。總車站，在某一時間，也被轟炸；我們親見四個炸彈同時下落在該處，炸聲異常響亮；過一會，又落下了幾顆炸彈，此後這地方就靜寂了，但永遠冒着黑煙。

於是，他們轟炸南開大學了。轟炸真利害，全南開變做火燄了。此外，在武耀路上的一家花園裏也有三枚炸彈落下，所有玻璃窗都被炸碎，三個住在裏面的中國人也都被炸得斷肢裂骸。

我真奇怪：這裏的中國軍隊是怎樣抗戰着日本的軍隊的呢？他們既無飛機，又無高射炮！他們真太勇敢了啊！

這次的轟炸都是昨夜突然傳來了中國軍在廊坊豐台通州大勝的消息所造成的結果。因為日本軍人在昨天夜裏受到了這樣一個刺激，所以今天要大施報復。而中國軍也真勇敢，今天包圍了日租界馬場道的飛機場，及東車站。日本兵顯然受到威脅，曾一度退出總車站，可是到了夜裏，卻又聽說東車站方面的日軍畢竟占得優越的地位了。

八月一日，我現在是義勇隊的輔助隊員之一了。這對於我是很好的，因為我現在有事情可做了。昨晨及今晨，我都在「盛太忙」（譯音）過着日子，校核人家所買的什物。所有的喫食店家只准在上午九時至十二時開門，每一個人只准買二磅麵粉或二磅白糖，或一磅牛油……等等，總之，食物的購買都有了限制。

無數的難民狼狽地經過租界而入特一區，許多人已經有整兩天沒有喫東西了。幾乎到處可以看見婦人抱着孩子坐在街站上流淚，老年人可憐地呆望着天空而長歎。他們簡直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怎樣才好！

星期五的下午，南開大學全校被毀了，然而日本人還要提了火油去焚燒那剩餘的破房子。

那邊絕對沒有什麼抗戰的份子藏匿着。那狂悖的破壞引起了各方面的惡感。他們日本兵簡直是系統地要想掃清他們所認為抗日的機關。昨天，他們解決了南開（指南開附近的文化機關）前天他們用重砲轟擊總車站附近的市區，足足有四小時之久。地太溼了，飛機不能起飛，他們就用鐵甲火車去攻擊。我曾經數過，在廿五分鐘內，開了九十四砲，你就可以想像得到那緊密的砲火是怎樣殘酷了！而他們的炮火的標的是什麼呢？——祇是那可憐的窮苦的中國民衆啊！

在第一天，倘若中國保安隊有補充的軍隊來幫助他們，或者他們只要有六架飛機，他們也許可以把日本兵都趕出天津去的。但是這裏竟沒有其他的軍隊，而只是保安隊孤軍之苦鬥。然而，已經夠使日本兵異常驚慌了；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忘記，也不肯放鬆……

此間的中國人在星期四何等欣喜，何等驕傲；而到了現在又是何等傷心啊！然而，誰能責備他們呢！

有好幾個中國的保安隊，在起士林糖果店前，脫去了他們的制服，拋棄了他們的軍械，向人叢中一鑽。他們不是願意逃，他們自己實在已經無能爲力了。

英租界上的戒備到了現在可以說是相當嚴密的了，有許多人加入義勇隊，幫助兵士來防護。此地僅共有四百名的兵士。那義勇隊是每三小時換班，他們多騎着機器腳踏車在租界境內巡邏……

……英工部局的巡捕都出防了，有幾處崗位，在二十四小時內都沒有喫過東西。食物的供給管理得不甚好，當局沒有法子阻制人家在每一片店裏買了一些，而聚了一大堆來貯存在自己的家裏。在這種情形下，早應該發行一種限制購買食品的券了；但是，誰能想得到天津的租界會和外界斷絕交通如是之久呢？庚子之亂也沒有像現在那樣的窘迫，我想，這是一個新的教訓了。

×小姐，在第一天，冒險到火線集中的日租界去攝影，她攜去的一架攝影箱被日兵搶去了，終算還客氣，她的人仍被放了回來。她不服氣，還來之後，便又攜了一隻開麥拉，重到那地方去，結果她被逮捕了，加上手銬，關入了牢獄裏去。後來由丫大佐向日本軍官求了情，才又放了出來。

那美國人一些也不幫忙，那美國軍隊只是死守在兵營裏，而美國商人也不許參加義勇隊的工作。我真不懂，他們的軍家在此地是作什麼用的！

上文是一個身歷天津戰事者的報告，見於十一日的英文大美晚報，作者具名爲「一個英國的夫人」

行文如日記式，以意度之，她（原作者）原住的地方是在天津英租界越界築路的一段裏（南開附近）；在砲火發生後，她才遷居到馬場道過橋的英租界裏去。

天津的英租界區域狹小，一面靠法租界，其他三面則接近華界；居高臨下，確能一目瞭然。文中所

述，必非虛語也。

彙檢附識（辛報）

## 鐵蹄下的天津

錢錦霞

像午夜中爆發了的一顆炸彈似的，七月三十日，天津失陷的消息傳來，我被怔住了！

天津是我的故鄉，二年前，友人在上海爲我謀到了一個職業，因此我即奔波到了上海。那時，當我離別故鄉和家人的這一天晚上，正是元宵節，還下了很大的雪。

新搬來同居的鄰人站在門口呆望着我們的離情。

老年的慈母傷感地叮嚀着我：「鶯兒！自從你出生以來，這二十年中，你是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而現在，你一個人去了，一切要自己留心啊！」

弟弟在旁邊哭了起來，他在說：「姐姐！你早點回來！」

當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自己也實在不願離開年老的慈母和尙在稚齡的弟弟。然而，爲了生活的驅使，又怎能不走呢？硬着心腸，我終於走了。

馬路，屋脊——完全埋在雪裏了。我的呼吸像一團團的白煙從嘴邊吹散着，我凍得抖索起來，回味起剛才的離情，我不禁淌下幾滴眼淚。

一別二年。天津時時在我的冥想中母親和弟弟也時時在我冥想中。

現在，當天津失陷的消息傳來以後，已經四十九天了。在這四十九天中，我爲了苦思家人，幾乎每晚都不能入夢；而音書久隔，消息終杳；天津，我的母親和弟弟，現在是怎樣了呢？

今天，出乎意料之外地，二年前站在門口呆望着我離去的那位同居的鄰人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而我的母親和弟弟，便由他的照顧，逃到了上海來。我是怎樣地悲喜交集啊！我們的一家固然是幸而團聚了；可是，天津呢？天津的無依無靠的同胞呢？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他們是遭遇了怎樣的可哀的命運啊！

晚上，我就和這位鄰居談了很久。在失陷後的天津，他曾和我的母親及弟弟，一同匿居了三十多天。在這悲慘與恐怖の三十多天中，他受到了莫名的刺激，而這刺激，終於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於是，他想盡了方法，伴同了我的母親和弟弟到了上海來尋我。

失了故鄉的人聽了他的詳述今日的天津的情況，我不能不痛哭了。

日軍佔領了天津後，經常在四鄉實彈打靶，街道上更到處演習巷戰且在所謂臨時戒嚴中，搜查行人，攀登民房，擅入民居搜查，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們對於我們的同胞，常橫加逮捕，隨意槍殺；所以津市居民沒有一天不在死亡線上過着戰戰兢兢的生活。而後來，日軍爲了從事軍事建築起見，更四處拉民夫，迫使勞役；每天被拉去的總有四五百人，待遇之壞，自不必談，非但不給工資，而且每天的午

飯也都得由自己家裏送去。自然，他們的生活是無法維持的，因此，自殺的很多。

偽市政府裏面已聘請了日本顧問，操縱着一切行政；所謂市長，只是日人的傀儡而已。日顧問的「德政」就是強迫中國人民承認「中國應該亡國的」、「日本是偉大的」、「中國的人民必須學日本的一切。」日本人和漢奸們，正用盡了心計來破壞我國人民原有的組織，更努力防止我國人民反抗的宣傳。在日軍佔據了天津的六天後，不知是誰打死了一個日本人，而日軍和漢奸們便都奉了偽市政府的命令「嚴拿兇手」，結果，兇手沒有拿到，而天津的人民則無端被殺了幾百個。

小學教科書的被迫修改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的事實。現在所用的一套教科書，是所謂「滿州中日文化協會」編印的，天津所有的小學一律強迫採用。此外，各學校商家均被強迫訂閱「大同報」（偽滿機關報）關東報，冀東日報，每商家至少定一份，每月一元五角。中學以上的學生，則都被強迫學習日文，每個學校均須聘日文教員一位。（這一位教員由偽市政府代為聘請，）而這一位日文教員在每天上課前必召集學生「訓話」一次，說些「日本如何援助冀東」、「中日合作大家有福共享」、「中國人民不好，合該由日本人來管理」等等的荒謬的說話。但是在日軍的淫威之下，天津的學生也只有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提起日人毒化華北的政策，只要是住過天津，到過日租界觀光的人，大概都早已明白了。不過，現在所見的，比過去更變本加厲。日鮮浪人已在天津各地到處開設着「洋行」，販賣白面和海洛因；每天因打嗎啡針而致死的，不下數十人。此外他們又到處設立賭局，花會，以吸收中國人民膏血；那些爲了生計所迫而欲求僥倖於一時者就因此而走頭無路了。

日鮮浪人的橫暴與漢奸的仗勢凌人，更使人痛恨。日鮮浪人到處可以隨意打罵中國人，強佔中國人的財產，掠奪中國的婦女，就是一班漢奸，也都是靠着浪人的勢力，到處造謠敲詐；下列的事實實令人髮指：（一）有某市民，吸白面，欠「洋行」帳目，「洋行主人」堅欲將其妻子作抵押品；其妻不允，日鮮浪人乃將其妻強行架去。（二）「洋行」出賃槍械給漢奸去行劫，漢奸又將劫來的財貨婦女，抵押給「洋行」。（三）日鮮浪人在商店購物，例不給錢。（四）某家僕人偶不留意，在街頭罵了一聲「漢奸」，其旁即有一人往訴於日人，結果當街被打軍棍一百。（五）漢奸所組織的鋼鐵隊，共有二百餘人，專門以敲詐爲事，稍不遂意，即捉送日本衙門，用非刑敲打，逼交金銀自贖。

以上的事，我敢向讀者負責報告，都是真實的情形。現在，天津的人民，都在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之

下勉強生存着，他們正企待着一個急迫的解救。雖然他們已經聽不到這邊的消息了，然而他們總相信我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全國的同胞們，你們將怎樣地去救助天津的人民呢？

（辛報）

## 天津蕭條景象

成章

天津市不幸淪為敵人後方者已近三月，實則塘沽協定以來，平津殆早成日人囊中物，日軍在津塘豐台各地之經營，初不待盧案發作始露危機也。七月廿九日廿九軍撤出津市後，繼以日機之肆意轟炸，致繁華都市頓呈死象。三月以來，雖不乏漢奸在暴敵授意下，粉飾點綴，但繁榮中心，顯已衰落，而百業蕭條，尤極淒涼。困居津市有識之士，鑒於戰局之必將持久而紛作準備，一般民衆則企足以待好消息，其熱情當與後方同胞無殊。至此間傀儡組織，幾等於行屍走肉機關，敵雖欲在此作政治活動，乃環顧衆漢奸走狗，實無一可以利用之資料。蓋才具名望均不足道，高凌霨齊燮元之流，以視鄭逆孝胥殷逆汝耕，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日人已洞知此輩之不堪「借重」，惟高齊等則殊無此「自知之明」耳。

漢奸在平津所組治安維持會曾一度擴大為治安聯合會，旋於九月中旬鈕傳善又組輔治會。但兩個半月以來，漢奸等殊「不肖」，不能有所建樹，其原因各業凋敝，民不聊生，各偽機關經費均無着

落。日人方在軍事期間，殊無餘力，雖濫發紙幣（如朝鮮「冀東」等銀行是）終無濟於事。日軍深入內地，更須在津兌換法幣，俾在內地行使。職是之故，日人乃與漢奸謀劫奪河北省銀行。該行在宋哲元時代，曾發行鈔票逾六千萬元，倘被日人劫奪，河北人民所受損害且必益鉅。

日人與漢奸等在津謀奪我正當機關之財產，已非一次。津海關監督公署，曾被覬覦，卒以監督孫維棟之處置得方，未遭接收。現監督公署已奉令撤裁，僅餘監督一職留任，稅款則悉數存交匯豐銀行，似較安全。長蘆管理局原同可不遭接收，惟局長李翰華，舉止失當，致將現款百餘萬元，悉被劫去。此外交通機關，郵政局在日人監視下，不得向南京解款，現只維持殘喘。北寧路局則早成漢奸根據地。電報電話兩局，因租界關係，得保全一部，但日人破壞電政之方，煞費心思，我有線電悉被劫盜使用，日人在津所設電局收發致東北各地電報，公然無忌。而電話則強據六局（河北一帶）為根據，並擬在市區及日租界添設新機若干號，以與我交通部電話局對立。津電報局長王若儻，電話局長張子奇二氏，在環境萬分困難，強敵威脅利誘之下，艱苦撐持，其毅力有足多者。

漢奸籌劃劫奪財源，殆無所不用其極。井陘礦務局在津存煤約值六十餘萬元，中秋節前漢奸為節關所逼，乃假日人名義將煤查扣。嗣該局邀得德人出首，與日人交涉，始免此厄。故迄今特三區井陘礦務局辦事處門前仍高揚德國國徽也。又一「維持會」曾向英法兩租界當局要求查抄中央屬各機關在租界銀行內存款，當遭嚴詞拒絕，而偽「電話局」派人至英法租界內向話戶收款時，亦遭工部

局之驅逐。千方百計籌款，其財政窘狀可知。

敵軍率無鬪志，故每當新兵增援來津時，必有大批自縊投河者。西車站，北寧花園，南開等處發現甚多。至敵兵暴行，更層出不窮。本年八月日軍原可通過英法兩租界，旋以日兵每滋事毆打英法守軍，乃遭拒絕入境。住居市區各地之日軍，除強佔民房外，並隨意搶奪食物，致菜販菓商，咸不敢出而買賣。姦淫之事，更時有所聞，紀律之糟，殆近世文明國家所絕無也。

津浦線戰事緊張時，敵軍傷兵屍體，完全由河路運津，在西河大紅橋附近焚燒成灰，運回本國。又當津市初陷時，幾乎每天可以聽到許多善意的謠言，不曰中央飛機已來津窺察，即曰中央軍已進至某處，其後謠言益多，可信者益少。直至十月十二日，我空軍真個來大沽轟炸，消息從多方面獲得證明後，百萬民衆兩月來由熱望漸感失望的心理，始重復燃燒起來。「寧作我機彈下灰燼，不願在強敵鐵蹄下偷生」殆已成爲津人之普遍心理矣！

（大公報）

## 沒報看的天津

禾斗

人們祇知沒有飯吃的痛苦，而不知精神糧食的斷絕，其恐怖，其痛苦，誠有過於沒飯吃的。看報往往是一人一日生活開始的第一件工作，而它又是一生不能一日間斷的事，尤在於國勢吃緊若今日的時候。而這個權利，却已不被這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和號稱我國第二個商埠的天津所能享受的。

了。這真是一件何等悲憤填膺的事啊！記者親歷其境，尤其深刻地感覺到這樣的苦痛。現在可分下列各項來敘述：

在量的方面，天津報紙雖敵不過上海，但就質而論，可說是並駕齊驅的。這個局勢，即至大公報在滬設分館後，也還保持着的。

在這次津變以前，天津尚有大型報四種，小型報三四十種，西文字報五六種。到現在却連委屈求全的益世報也因經理被逮捕而不得不停止出版，這使得天津遂沒有一份『尙值一讀』的日報了。餘下的不是漢奸式，即是盡量替日人說話的反動報了。

大公報這次自動停刊，很得到一般人的諒解和同情。它做來也相當的有見地和有決斷。停刊的主因，自然是由於該報立場和現實環境的不能相容，與其犧牲於後，不如見機於先了。

接着大公報而停業的是天津的商報，它因津變突發，報址又落在特別三區，一時難望其恢復。它是天津四大報之一，因限於經濟和人力，平常無多大貢獻，但還不失爲一個獨立經營的日報。

大公報和商報相繼停刊，益世報遂成爲天津人民唯一的精神食糧供給者了。它是天津老報之一，和公教有深切的淵源，報的規模和競爭上，是大公報的勁敵。津變以後，他們也因迫於環境，縮小篇幅，發行單張，內容多半根據中央的廣播兼外國電訊編輯而成的。雖不十分充實，但總算是碩果僅存的稀物了。同時諒解他們辦事的困難，如外界壓力不許他們標出敵方擊敗字樣，不許他們在華界發

行等，我們也就祇好把希望壓低，而望他們能按日出來就是。那知它也逃不出關門的悲慘呢！

平常八時左右即可以聽到報販喊賣益世報的聲音，在十五日那天，它至十時才出現的，而且每份要賣二角，比平常多一倍。聽說那天某方特務一早即在意租界通特三區口，嚴厲封鎖它的發行，有人還親眼看見偷報出來的報販被推下海河的原因，是那天的消息，中央方面在上海打得很好，同時將日機擊毀不少，某方恐怕這些新聞可以刺激這邊民氣，於是想出這套又笨又可惡的手段來了。但報販謀利心切，自也有其天大的本領，來克服他們的。那天這裏還是可以看着報的，不過比平日遲些吧了。

不幸事件因某方的密切注意，還是接續發生。在十九日下午，該報經理生君，在特三區被某方強迫架走了。報遂受着極大的打擊，無法再出版了。同時各方——尤其是公教方面——營救生君甚力，希望不日可以脫險的。但天津從此就變成無報城市了。

天津的三大報既同一命運，留下有一份庸報，是某方的機關報，主要使命即在造謠生事，隨便錄下幾條該報標題，就可明白該報卑劣宣傳之一般。『中央軍內部分化，各地軍閥反蔣，空氣濃厚，保定駐軍和戰兩派對峙；』『黨國要人相繼逃亡，南京陷於無政府狀態，城郊居民恐懼日空軍再度轟炸，街市淒涼，全為死氣籠罩；』『華軍遭澈底打擊，日軍士氣益為旺盛，虹口明郎化為期不遠。華北自治運動，益趨具體化。』但一般人民對於看報經驗，因時勢危急，大有進步，他們不但能清楚他辨別庸報

的反宣傳，一大部份人民連瞧都不瞧它的。這種宣傳是毫無成效可言的，祇引起人民的公憤和唾罵吧了！

除去這四大報外，天津有份小型報，銷路和力量是相當的廣泛的，那就是回教領袖劉髯公主辦的新天津報，它以巧小的形式，通俗的文字，和連刊投合北方人士脾胃的長篇俠義小說，銷路沿西北方面比大公報還要廣大的。但不幸該報經理劉氏也於半月前遭某方逮捕去了，至今還未釋放。逮捕原因，傳說紛紛，而某方看它不順眼，自然也是主因之一。但聞該報現已照常出版，態度一變往昔，想是要求釋放劉氏的一種乞憐恻態。但是這樣一來，便等於自殺了！

津變起後，其他日報和各小通訊社都前後的自動停業了。中央社以環境惡劣，也只得停止發稿。天津就落在這樣黑暗的地獄中了！

時局危急，人民看報的慾望更加迫切，而可看的報却不能再看到了。外國文報，英文的有三種，一為代表英人喉舌而與英工部局有關的平津泰晤士報，消息全賴路透社；一為美籍律師福克斯創辦的華北明星，用的是合衆、路透社和同盟消息；其三，就是華北晚報，一個已成立二十幾年的老報，但樣子還和發刊時一樣，毫無進步，除去當晚可以看到路透社電訊外，其他一無可取。津變前，國人方面辦的英文華北晚報，也因處境不易而停刊了。其他俄法日文報都有，但國人不是很注意的。英文報祇能供給少數人士，大多數人就乾脆沒報看。

(抵抗)

## 被蹂躪的天津

欣曉

敵人於七月廿九日對天津施行慘酷的轟炸，實行軍事佔領之後，迄今將一月有半，津市的治安秩序不但未能完全恢復，而且愈益陷於無政府的紛亂不安狀態之中。敵人陰謀在華北製造第二個『王道樂土』的偽國，但事實告訴我們，在敵人的軍事佔領範圍之內，絕對沒有安甯可言。

就軍事方面說，天津現已成爲敵軍的後方根據地，陸上的交通工具——北甯鐵路及津浦綫的一小段，以及天津通各地的口路，都被敵人佔領，作爲軍用，目下平津間及平榆間每日雖對開一次客車，但因沿途的兵車擁塞，每次列車誤點平均在十小時以上。事變前數日，南滿鐵路的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已陸續到津，事變後，北甯路已無形變爲南滿路，所有一切機車車皮，電話電報，車站房屋都被南滿人員佔用，北甯路今日雖已名義上恢復辦公，然每次客車的開行時間及車輛的調動，均須聽從南滿路員的指揮。據傳日方爲便利運輸，已決定將北甯路與偽奉山路聯接，改爲平奉鐵路。海上的交通，在事變前即被日軍獨佔，因爲日軍強徵船隻，所以除了英商的幾隻輪船不定期地航行外，我國輪船早已南開。往來於天津營口、大連、神戶、大阪等地的日本輪船五十餘隻，已完全作爲日方的軍用輪，連日由日本往天津運送軍隊軍火及軍需品。空中的航行，更是被敵機獨佔，在東局子有很大的飛機場及格納庫，目下停有飛機三十架，每日分飛津浦、平漢等地偵察轟炸，非常便利。敵人在天津有兩個

大營房，即海光寺與東局子，能駐兩萬左右的軍隊，而且能儲藏大批的軍火及軍需品。現下營房內住的兵數據說不多，大部均開赴前線及津郊各要隘，但每日由關外及日本仍不斷有新兵開到。假如胆大一點，到萬國橋畔及東總西三車站巡視一週，即可見到往來不絕的日兵及奔馳如風的軍用卡車。

敵軍佔領天津的當日，即遍貼『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的佈告，內容及口氣與瀋陽事變後本莊繁所貼的佈告一樣，讀之令人髮指。不過最令人難過的是敵軍在街上搜查行人時的侮辱欺凌的態度，假如你有手槍，一定要與他拚命。可憐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爲了避免危險，竟化錢買敵國的太陽旗，以作通行的護身符！兩週以前，日韓浪人製售太陽旗，曾發了一筆大財。

敵軍佔據天津後，亟欲恢復治安，以免除其後方之憂，乃利用一般無恥的漢奸之流，出而組織維持會。這個傀儡組織名爲『天津地方治安維持會』，但實際上職權等於市政府，因爲牠下屬總務，公安，財政，工程及衛生五局，表面上官僚氣十足，但實際上時刻須仰日人的鼻息。因爲維持會本身及各局有日本顧問共約四十餘名。無論大小事，必先經日顧問允許，始可辦理。漢奸們爲了作官發財，自然也就樂意忍受日人的怨氣了，不過天津的漢奸太多了，因爲要爭官奪位，所以各種組織，就應運而生了，如『大亞西亞協會』、『東亞協會』、『中日親善促進會』、『東洋協會』、『華北自治協會』，還有『華北青年黨』發表過宣言主張的不下三十餘個，每一個都有若干會員或黨員，等着要作官，等着要作候補漢奸，所以甲攻擊乙，丙攻擊丁，各人都承認是敵人的孝子順孫，能替敵人多作一點出

賣祖國的工作，因而各機關的偽官就時有更換的情事，同時目下的偽組織還有解體的可能，因為有一部分漢奸正與敵人製造『自治』亦有人製造『防共自治』不久總可演出。

在漢奸的統治之下，最顯着的成績要算『文化侵略』，『社會局爲了獻媚敵人，第一步工作就成立』中小學教科書修正委員會，將國語，史地，公民，社會等科本『有礙邦交』及『有鼓吹革命思想』的部分完全刪除，同時爲了改變青年的思想，通令各校於本學年起加授日本語及四書；第二步，該局於九月六日起派員至市圖書館，各通俗圖書館，各閱報所，檢查一切書報，將『有煽惑性』及『有礙邦交』的書報一律焚毀後再行開放；第三步方法，就是新聞檢查，和精神食糧的斷絕。本來津市新聞檢查，歸市政府第三科兼辦，『此次事變以後，由日本憲兵隊維持，幸尙存在，我們很感謝的，現由維持會委員會議決，改爲新聞事業管理所，由社會局直轄。』（引八月廿六日該所所發談話。）各報社因環境關係已自動停刊，所以這個機關實是無事可爲，不過在原有漢奸組織裏，多添一個名目而已。它的任務是極反動和道地漢奸式的，這可從它規定的新聞檢查辦法看出，該辦法共計九條，現錄其最荒謬的幾條，以見一斑：

『第一條，新聞界之使命，以新聞政權，安定強化人民，安居樂業爲宗旨，打破反日謬言，務使人民親友邦日本之好意。』

『第四條，軍事行動，多屬機密，在此過渡期中所有軍事，務以日軍司令部發表及同盟通訊

社爲主其他無關輕重之新聞紀事，概不限制，所有南京方面之逆宣傳，一概不準登載。」

「第五條，……凡治安維持會及日方許可以外之報紙，絕不許可販賣，倘有發見，卽通知公安局及日方憲兵隊。」

津埠的地方秩序，除了租界之外，到今日仍未恢復，因爲天津仍爲半軍事區域，因爲警察完全是徒手，因爲華界人民所有的自衛槍械完全繳出，所以土匪與浪人流氓橫行，良民無法安於生業。華界的商店雖經公安局一再催令復業，但開門不及一半，因爲怕浪人與流氓勒索搶掠，更怕日兵買貨吃食後不給錢或僅給十分之二三，所以大部分的商店寧肯將貨物移存租界，長期關門。華界的居民，亦被騷擾不堪，浪人等勒索錢財，強買毒品。最可恨的是敵兵強姦婦女，強架少女，河北一帶雖經敵方憲兵取締，但偏僻的城區內及近部的村莊的少年婦女，仍被蹂躪，所以日來向租界逃難的年青婦女非常之多，不過無錢的老百姓怎能住得起租界呢？

日韓浪人近勾結地痞流氓，在東馬路河北及津界城內遍設白面館烟館及賭場，原來在日租界開設的毒窟，現已大部移在華界，大概凡是日軍所到之處，這些滅亡中華民族的「法寶」亦就隨之而來了。

（抵抗）

## 淪陷後的天津

禾斗

敵軍佔據天津，轉瞬已屆兩月，在這相當長的時間內，敵人雖用了種種方法來壓迫我國人，麻醉我國人，並利用漢奸演出了各種傀儡醜劇，以欺騙我國人，然而一般的民氣仍極盛旺，大多數民衆的愛國情緒反較前高漲，祇有極少數的人做了漢奸，或變成了漢奸的走狗。記者願將幾種具體的事實報告給全國同胞，使大家明瞭在敵軍鐵蹄下的百餘萬同胞的近況。

敵軍佔領天津之後，第一步工作就是將天津與中央切斷一切的關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將中央與地方的聲氣隔絕，不准人民收聽中央廣播電台的報告。所以敵人佔據津市後的第三日，就通告民衆不准按裝兩個以上真空管的收音機，同時又派特務與警憲到各住戶與商店去搜查。這樣一來，住在英法意三個租界以外的百萬同胞，從此就無形地暫與中央「離別」了。不過當華界的戒嚴情形緩和後，益世報等新聞紙曾一度潛入華界銷行，人民得有十數日又可知道中央的一切與我軍抗戰的實況，不幸在敵人的封鎖壓迫之下，益世報亦停刊了，從此就不能再看到不帶「漢奸味」的報紙了。

敵人佔據天津後，大公報因環境日趨險惡，乃於八月四日首先自動宣告停刊。以後各報都感到一面無法應付敵人的非法干涉，同時又不易解決營業上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到了八月的中旬，除了

十二家潔身自愛的報紙自動停刊及益世報勉強撐扎出版外（因在意租界敵人不能直接加害）其餘十幾個小報都變了色，成了漢奸報，無代價地做了敵人宣傳工具。在這種無報可看（指無漢奸味者）的境遇中，乃有一些失業記者及愛國份子，紛紛出版十六開的小型報，專門登載中央電台所廣播的消息及由本地英文報所翻譯的路透等電訊，在八月底共計有卅餘種，每種大約平均有三四千份的銷數，大部份銷在租界內，其餘均在華界秘密銷售。不料敵人又照會英法兩租界當局要求取締，英法工部局乃根據這些小報沒有登記的理由，加以取締，被處以罰金的有四五家。雖然如此，現在仍有五六種繼續着秘密出版，因為人民迫切地需要，每份雖貴至十枚銅元，銷路仍然可觀。目下報版中公開地拿着漢奸報，暗中懷着中央廣播新聞，三大張的庸報（日人辦）每份僅售銅元八枚，一大張半的東亞晨報（漢奸辦的）僅售四枚，但沒有人過問，現在已在華界向商店及大住戶強派）五六枚一小張的廣播新聞，則有「洛陽紙貴」之勢，買晚了，就不易買到了。

在英法兩租界內可隨意接裝收音機，有一些人熱心服務，每晚將中央廣播的新聞用複寫紙寫五六份，貼在大路旁，供羣衆閱覽，每晨六七點鐘的時候，就有一大羣同胞在各大路旁爭先恐後地閱覽壁報，無奈租界當局認為「有礙交通」，流行十數日，就被禁止黏貼了。此外，尚有不少裝有大收音機的住戶，每晨及每晚收聽中央廣播時，故意將聲浪放大，並將門戶敞開，讓許多無力安裝機器者一同聆聽，因此每逢報告新聞時，有許多住戶的院牆外堆集了無數的聽衆。

津埠的人民，在過去對於國事不大關心，愛國情緒亦不十分高，但是到了今日親身嘗受敵人的蹂躪，親眼看見亡國的慘狀的時候，對於戰事及國家的前途表示了萬分的關切，不但要設法買報看，安裝無線電收音機（販賣收音機者近均利市三倍），而且要找人去打聽消息，在路上遇見人談話亦談抗日戰事，在戶內或商店中談話，亦莫不以國事為主題，大家都渴望國軍早日收復平津，大家都企盼中央空軍來轟炸敵軍的後方，深夜聽着便衣隊在近郊與敵人交換砲火，人民都希望便衣隊立刻能進城，聽着敵軍飛機在空中嗡嗡作聲，都要抬頭仰望，以為是中央的飛機到來了。

以上這一切，充分地表現津埠人民不願作亡國奴，他們不怕砲火，敵機四十餘架雖曾於七月底慘酷地轟炸了兩日，他們仍盼望着中央飛機來與敵機在空中作戰，用猛烈的砲火將敵軍驅逐，他們寧肯與津市在砲火下同歸於盡，絕不願嘗亡國的苦痛。

（世界知識）

## 天津的商人苦了

健者

天津英文「華北明星」報曾經調查了天津事變後天津各種商業所受到影響的情形。據云：大多數的商店都不景氣，宣告破產的也不少，至於真能賺錢，是絕對不容易談到的。

最感到不景氣的是進出口公司。他們損失極大，第一因為銀行限制存戶提款，所以中國商人無現款購貨；第二因為大多數的商人為個人的安全計已離開了天津。

雖然商家們從外埠定購到不少貨物，但是他們沒有現款付，所以貨物大多數存在堆棧裏，堆棧的租金一天一天增加，使商家們多了一重負擔。據目前的局面看來，這種情形是無可挽救的。

在另一方面講來，因為無船隻到華北，許多的貨物不得已而在香港、大連、大阪等地起卸。這樣一來，天津的日用品之來源有被斷絕的危險。

至於外商創辦的銀行則照常營業。所有的百貨商店並不因為新貨的來源發生問題而過份的憂慮——他們所憂慮的是如何售出他們的存貨，因為天津市場已完全僵硬了。

各大報館都有鉅大的損失。他們的廣告收入之低減為以前所未有者。雖然他們的銷路還是很大，但是這不能算是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每日得到的新聞很多，這一來使編輯部大忙特忙。許多中國報紙已經被迫停刊了。

天津的娛樂事業也受到重大的打擊。在英租界和第一特區內的頭等影戲院大多數開映去年的影片，因為新片子的來源已完全斷絕。各跳舞場都關着不景氣。在這種不安定的時局下，人們也不願意化無謂的錢去尋娛樂。

各書店都堆滿了各種的書籍與雜誌，因為人們實在沒有平時那麼安閒的功夫去看書了。但是新的外國雜誌與定期刊物則仍由歐洲經過西伯利亞運來，至於美國的雜誌就要遲幾個禮拜方才可以達到。

比較平日賺錢的祇有辦糧食的雜貨商。雖然很少人購買他們的不甚需要的消耗食物（如酒與糖菓等）但是他們的罐頭和一切糧食都有很好的銷路。食物的花樣的確沒有平時那麼多。

至於天津的汽車業情況如何則不甚清楚，因為各汽車公司的當局都未有發表他們營業的情形。但是聽說幾家運輸公司在平津事變後差不多沒有生意做。這些公司時常替人們從華界搬場到租界內，不過索價極昂。

專門載客的輪船公司，尤其是駛行於塘沽與大連之間的日本輪船公司，每次運出許多逃難的人們。各輪船的艙位在許多天以前都已定購一空，各旅行社則大忙特忙。

（辛報）

## 憶天津西沽

梅煥藻

凡是在天津住過一年以上的人，對於西沽這兩個字總不該是陌生的吧？一年四季中西沽無時不是可愛的，尤其是初春時節，那裏的桃花都開了，遠遠看去，紅白相間，那不是人間，那簡直是仙境！只可惜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西沽的東面是北運河，那黃色的河水，那一時不停流向金鋼橋的河水，充分的象徵北方人強悍沉毅的性格。除去漲大水以外，這河裏從來沒有過輪船；帆船的往來，雖然終日不斷，可是海面上仍是那樣的幽靜。正是在那樣的幽靜裏，牠發揮了牠那無限量的潛勢力，溝通平津的貨運！

河的東面是平津公路；西面是古老的北洋大學——天津人口中的武庫學堂。在這裏我消磨過一年半寶貴的光陰。武庫雖然沒有了，但是東門口的幾尊鐵砲，仍舊是那樣的雄視一切，顯著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在那幾尊鐵砲的上面，龔和我曾經討論過個人的前途和家國的命運。出了東門便是河堤，河堤下面是一片沙灘，沙灘下面是游泳的勝地，沙灘上面——柳陰之下是談心的處所。

沿着河堤向西北走去，走上個三兩里路，便到了一條大車路。往北是丁字沽，往南便是西沽鎮了。星期的早上往丁字沽或西沽的道上總可以看見幾個高談闊論神情愉悅的青年學子。那就是浩，玖和我幾個人去吃糖皮的時候，糖皮也叫糖蓋，在天津非常著名，是天津人士早餐的主要食品，糖皮加豆漿，其味無窮！

提起古老的北洋大學，牠的命運正和我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命運相同。牠不知經過了多少折磨，十七年的大火，幾乎是一個致命傷。然而，牠有牠那堅強不屈的性格，雖然在風雨飄搖和千瘡百孔的時候，渡過了牠的難關，繼續為國家造就工業人材。牠不但渡過了牠的難關，並且逐漸走向復興的途中，物質的建設和精神的建設同時並進！因為胃病的緣故，脫離了這可愛的「武庫」。然而愛慕母校的情緒，簡直是與日俱增。因事到天津去的時候，總要抽空去看看的。看見那外表古老而實際充滿朝氣的母校正邁向光明坦途，心中的喜悅，實在難以形容。學校西面的大操場，我們在那裏上過軍操——與其說是軍操，不如說是遊戲班。我們活潑慣了的青年，那裏肯聽教官的口令，弄得笑話百出。軍官

呢，雖然是有心人，也讓我們這班頑皮的孩子弄得啼笑皆非。最荒唐的一次，我記得是全班逼教官講殺頭的技術。局面變遷得太快了，現在想去上操也不可能了。我關懷「武庫」的安全，我更關懷「有心人」的境遇！

大操場的西北面是個葡萄園，也是漱和玖的天堂和樂土。想起那一串一串，俯仰都是的葡萄，現在還覺得饑涎欲滴。離葡萄園不遠的地方，長眠著沒見過面的朋友陳君。爲了他的坟墓的事，漱和我曾和學校當局辯過幾趟交涉。漱是那樣的瀟灑，瀟灑中又含着嚴肅的成份。我推想漱的朋友——陳君——和他也差不多。現在天津已經是羣魔亂舞的局面，我那「未見面的相識者」是不是能長久的安眠而與世無忤呢？我關懷母校，我更關懷我地下的故人！假若他活著，他必是一員勇猛的鬥士，只可恨天不假年！說起了陳君，使我想起我們的「老象」。我不信他會死得如此的慘——摔到礦坑裏死的。鬥士當然不怕死，可是死得太早了！在你們的朋友，你們的家人，你們的國家都期望著你們的時候，你們竟這樣的回去了，空留著懷念你們的人們，在這裏聽惡魔的狂囂，看烽火の漫延！

學校北面的土堆——我和漱每天早在打架的土堆，學校東面的運河，整個的北洋以及整個的天津現在是個什麼情景，我真不忍去想像！短短的六年間，北局的敗壞竟到這一步的田地！希望我全國人士，踏着我各戰場烈士的血跡，排除萬難，向前邁進。再過六年，我們的青白旗，不僅要在西沽飄揚，還要在西沽的東北飄揚！

聽說北洋母校在西安復興了，老友漱雲也回國趕往母校任教了。我慚愧自己沒有工業上的智識貢獻給祖國；我希望我的母校和我的故人，在漫漫的征途上，勇敢的，沉著的向前邁進，不進到松花江上，永不止休！

（大公報）



## 下卷

### 平津陷落後的狀況

羅隆基

日軍進襲平津，平津兩市於七月二十八九兩日先後淪陷於敵人之手，這是國人早已知道的事實。至於平津淪陷以後的情況，這或者不是國人所能盡知。這有向國人簡單報告的必要。

敵軍佔據平津以後，即在北平天津兩地成立了所謂的地方治安維持會。同時，在平津各地遍貼「華北是華北人的華北」這類標語。同時更假造了許多團體名義，發表許多荒謬絕倫的宣言，發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這類戲法，是日本人的慣技。這類戲法，只是日本人掩耳盜鈴，自己欺騙自己罷了，欺騙不了世界人，更欺騙不了中國人。這用不着多加解釋。

國人切不可因平津有了上面的一切事實，即認定平津有了無數無數的漢奸，平津人心已陷於不堪設想的地位。事實絕非如此。所謂地方治安維持會的一班委員，有的是利令智昏的漢奸，那是無可隱諱。但委員中亦有本人絕未參加，而日本人硬將他們姓名添入者。北平方面有幾個人，姓名雖則在委員名單中，本人却已逃避他埠，這是實例。這當然是敵人的詭計，一方面可以表示平津漢奸如是的之多，一方面更可把人逼上梁山。還有一部份人，因往日常與日本人勾搭，到此又不得不做人傀儡。這一班人危懼與愧悔之念，相互夾擊，處境亦確實痛苦。這一班人，時機來到，反正來歸，自爲意料中事。甘

心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的準漢好，自然有人，然而畢竟是絕對少數。

日本人將來在平津要變什麼戲法，日本人此刻自身或者亦不明白。在目前，日本人在平津附近的軍事上正是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平津畢竟如何處置，日本人此刻亦無暇計慮及此。以現狀來說，日本把平津完全看作戰時佔領地。

敵人既把平津看作戰時佔領地，所以在七月二十九號以後，敵人強迫平津人民懸掛日本國旗。如今平津兩市，牆上遍貼「華北是華北人的華北」，屋頂却懸着日本的國旗。這種矛盾，又證實敵人的愚笨，自己露出自己的馬脚。平津人民，不止在門前懸掛着日本旗，路上的行人手裏，都拿着一面小日本旗。我們又不要誤會，這是我國國民缺乏愛國心。其實這是環境迫而使然的結果。天津市上，大批日人叫賣日旗四個銅元就可買到一面日旗。把這面日旗拿在手中，生命即可得到相當的保障。否則隨時隨地即有人槍殺的危險。關於懸掛日旗這件事，平津方面發生的慘劇極多。有的因為不懸日旗，房屋被燒燬，家人被殺戮。有的，因日旗不合式樣，遭受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日旗，戶內闔家痛哭，蓋深感良心刺激不勝悲痛故也。傳說天津一個十三四歲的天真孩子，將自己門前的日旗，擲諸地上，事為敵兵所見，即被殘殺。在這種環境下，平津人民懸掛日本國旗，豈得已哉？

除強迫中國國民懸掛日本國旗外，敵人還強迫平津人民舉行「慶祝日軍勝利大會」。這種慶祝會，在平津兩市已先後舉行。此後，又強迫沿平津鐵路各村莊舉行。對這類慶祝會，城市的團體，鄉村

中的士紳，都需參加，不然，則受到極殘酷的壓迫。在這類慶祝會中，對日軍必稱「我軍」，對我們的國軍必稱「華軍」或「黨軍」。對這種慶祝會，逃避隱匿，因而遭到厄運的人，又不計其數。

敵人佔領平津以後，他們破壞文化事業，摧殘智識份子的行爲，尤爲橫暴惡毒。敵人從七月二十九日起，直到三十一日，用飛機大砲繼續轟炸天津三天，以破壞天津市一切文化機關，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天津方面，若南開大學，若女師學院，若工業學院等文化機關已成灰燼。敵人轟炸以後，又帶領日緝浪人進行搜檢餘物。有價值而可以搬運者，概行搬走。不能搬運的再以燃燒物縱火焚燒，必達到完全破壞之目的而後止。

對平津方面的一切新聞事業，敵人不加破壞，却加以利用。對平津方面之一切報紙，敵人只將業主及主辦人加以驅除或殘害，易以日人，繼續出版，出版時，名稱與式樣，絕不更改，惟內容則稱日軍爲「我軍」，我國國軍爲「華軍」，更造作種種荒謬怪誕謠言，以欺騙民衆。敵人對平津方面之廣播，又用下列兩種手段破壞：（一）禁止人民裝設收音機；（二）敵人在平津兩處以更強烈之廣播，擾亂我國中央及其他各省之廣播。此外，對郵政電報，敵人更加以嚴密之檢查。以現狀論，平津人民整個處在黑暗地獄中，對國事絕對隔絕。平津人民精神上之痛苦，當又可想而知了。

敵人殘酷惡辣手段，尙不止此。日本軍人對平津方面之智識份子，教授與學生，特別加以侮辱摧殘，在日軍攻入北平以後，即有按戶搜捕教授學生之計劃，故北平方面之智識份子，倉惶逃避，日軍在

天津各車站，檢查旅客，凡遇智識份子，搜查特嚴。每日由車站拘送日軍憲兵司令部之旅客，總在數百人之多。有經過嚴密檢查而被釋放者。但拘捕之後，而無下落者，時有所聞。此刻仍在紛擾期中，此項生命損失，尚無從估計。將來經學校與家庭清查以後，必有驚人之數字發生。

日軍對我平津之智識份子，情況如此。日軍對平津一般居民，殘酷狀況，亦不減此。日軍對北平居民，常常於夜間禁止關門閉戶。蓋深更夜靜時候，日兵可以登堂入室，行所欲為，被蹂躪者，處在敵人淫威之下，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凡此種種，真是慘極人寰。

上面情況，不過隨便寫來之簡單報告而已。此種文字，恐未能描寫平津人民真實痛苦之萬一。

七年以前，我國東北四省爲日人武力所佔領。那時我們就聽到東北逃難同胞，對日人在東北之殘暴行爲有種種報告。然非親身遭受，知情況慘痛終未能體會慘痛之程度。作者身住平津，經過此次平津慘變，乃知被敵人佔領地人民慘痛之真實意味了。平津目前不過日人戰事期間之暫時佔領地而已。倘不幸中國被人滅亡，亡國人民之慘痛狀況，更何堪設想？故讀此簡單報告者，果欲避免遭受此種亡國厄運，惟有犧牲一切，以求民族戰爭之勝利。「寧死不爲奴」於今乃知此語有深切真實之意義存焉。

（時事類編）

## 平津失陷後的新聞界

莫青

國防前線上的平津新聞界，在屢次抗戰中都盡過救亡的任務。去年的兩廣事件，綏遠抗戰，西安事變，和六月間「北平新報」調解「五四」的糾紛，文化界的合作。在整個抗敵救亡運動中，新聞界都盡了最大的力量來作一致抗戰的呼籲。最有光榮歷史的「北平晨報」自從羅隆基接收以後，已恢復了它過去的光輝，對文化運動的檢討論爭，又顯出它在「五四」時代所盡過的努力。天津方面的「大公報」和「益世報」都有過悠久的歷史，和不可磨滅的功績。

另一方面，在全國新聞界情形看來，平津新聞界顯然地佔有極重大的地位。然而在敵人鐵蹄蹂躪與摧殘下的平津，我們的同胞已受到無限的痛苦，我們的文化機關，有的被接收了，有的被摧殘了。平津失守後的新聞界，已不能再負起救亡的任務，作為民衆的喉舌，反之，受盡敵人一切的摧殘與毀滅；只有漢奸報的活躍，和一些小報爲着苟延殘喘而存在，這時期，我們困死在死城中的同胞已聽不到全國同胞的呼聲，祖國真正的消息，有的只是同盟社的造謠，漢奸的欺騙與麻醉的論調。現在將平津失守後新聞界的一般情形分述於下。

### (甲)北平方面

北平城陷落以後，停刊的有「華北日報」（大型報，每日出版三張），「北平新報」（中型報，

每日出版一大張，「民聲報」（張申府等創辦）、「觀察報」（編輯於二十五被捕，故停刊）以上兩種均係小型報，後者爲三日刊。通訊社方面大都停止工作，中央通訊社負責人及職員，在七月三十日被逮捕，被日方指爲共產黨，其中有六人釋出。此次新聞記者失業者有二百餘人。此外，還有冀察政委會所辦的英文報「北平新聞」（The Peiping News），也是在事變後停刊的，編輯被日方逮捕，也被指爲共產黨。

「北平晨報」事變後由偽北平市警察局長潘毓桂派宋介接收，後來因爲日方未能滿意，又將宋介撤職，由日方派人接辦。現「北平晨報」已改換了它原有的面目，它已成爲漢奸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報，該報每日照例有短評一則，每日都發表一些漢奸的論調，鼓吹「華北人之華北」和「華北人建設新華北」的謬論，這所謂「新華北」就含有「華北國」的意義。另一方面，就是竭力宣傳怎樣使華北脫離中央，還有甚麼預防赤化之類的欺騙與麻醉。像這樣有過光榮歷史的「北平晨報」變成現在的面目，真令人惋惜與痛恨！

北平的第二個大報便是「世界日報」，事變後該報還能夠保留幾分「中國化」的意味，同時消息也比較地多一點，可是在新聞極端的統制之下，根本也就沒有甚麼消息可言，國內的新聞仍然是很少，國際新聞比較地多一點，在這種環境下，世界日報是很困難維持下去，除非是賊出漢奸的論調。結果，該報社長成舍我離職，同時該報及其附屬的「世界晚報」便在八月十日停刊了。

「實報」是北平一個銷行最廣的小型報，社長是管翼賢，事變後就一反原來的口氣，和每日發表一些與時局不關痛癢的社評。這也就以反映出，在敵人摧殘之下，新聞界苟延殘喘的一面。其他還繼續苟延殘喘的有「中和報」、「北平益世報」（以上為中型報）、「民言報」、「現代日報」等（以上為小型報）以後，讓我們再來看漢奸報。

「新興報」本來的面目已是和天津庸報差不多的，然而漢奸的色彩是到後來才漸濃厚起來。當蘆溝橋事件發生後，該報新聞標題已和日文報一樣地，標上所謂「華軍非法射擊事件」，同時在社評方面，即有計劃地作挑撥地方與中央的分裂，鼓吹「華北人之華北」。當時，在抗敵空氣非常濃厚的北平，它只能製造一些謠言來搗亂地方秩序。

另一種漢奸報就是「亞洲民報」，該報是冀察政委會中，一部分親日派漢奸所創辦的，在北平城內各處都有它的揭貼牌。在外表上，它和「新興報」有點不同，前者是漢奸的論調，而後者則十足代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言論，它們所執行的欺騙任務是一樣的事。事變後，該報社長李德平即任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

總觀北平的新聞界，這時期中新聞大都是同盟社的，其餘有一小部份是路透社的消息，國內實際的情形在報上是看不出來的。報上標題的名稱也都改變，有什麼「良鄉一帶不見華軍」和「日軍本日入城休息」之類的大字標題。八月八日潘毓桂召集北平市新聞界談話，對新聞界表示，今後

奮竭力維持地方秩序，華北不幸事件是藍衣社和共產黨的挑撥所造成的，新聞界要注意，與當局共同防範。

至於西文報方面，有「英文時事日報」(The Peiping Chronicle) 和法文的「北京報」(Le Journal de Peking) 兩報的消息差不多，不過從報上看到國內的消息還是太少。像這種的情形，使百餘萬的北平市民得不到實在的消息。

### (乙) 天津方面

天津除了大公報、益世報，還有天津商報外，其餘的大都是日人創辦的，或是漢奸報，如庸報、國民報、日文京津日日新聞。天津的新聞界和北平的有點不同，中國報雖在租界內，但是在敵人統制下，前途是很悲觀的。

「天津大公報」是在七月三十日停刊的，報館雖係在法租界，可是天津的情形非常惡劣，繼續出版是很困難，即使是出版也很難送出租界，因此迫而停刊。

「商報」也在事變後停刊了，剩下唯一的中國報，只有「益世報」。該報在平津是很有地位的，目前情形的惡劣也難免走入悲慘的命運。因為紙張缺乏的緣故，縮小原來的張數，現在只出版半張，除了一面的廣告之外，只有一面的新聞。在經濟方面來說，該報每月支出巨大，如果廣告費不足維持支出，亦成問題。不過，日方的壓迫，將來的命運是難可逆料的。該報館址係在意租界，隔河對岸是日租

界，兩邊是特二區（舊奧租界）和特三區（舊俄租界），將來報紙的發行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只能在英法意租界內銷行，華界就不能入境，萬一以後日方禁止送出租界，則僅能銷行於意界。僅就這種情形就難於支持，如日方再加以壓迫或收買，則勢非停刊不可。目前所以能維持者，也就因為該報與公教有關，暫時能夠支撐。

「庸報」「國民晚報」和「京津日日新聞」等，表面上雖各有不同，然而只能夠視同一類，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報，除了造謠恐嚇，分化挑撥，離間之外，再也看不出甚麼真正的消息。此次平津學生大批逃出，「庸報」即聲言均為共產黨藍衣社，這種的消息，不過是企圖使日方軍事當局對愛國青年的屠殺。據最近平津逃難南來者所云，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在北平逮捕屠殺無數愛國青年學生，並在車站扣留槍殺者無數！

天津方面的西文報紙，最主要的是：「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和「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前者是英人辦的，後者是美人辦的。這兩種報消息都比較豐富，然而定價過高，和文字的關係，在中國同胞看來並不是一種適合我們的報紙，銷行自是有限的。

總之，在敵人鐵蹄之下，我們整個的文化是被摧殘了，日本帝國主義所需要者是順民，愚民政策的施行自然是無疑問的。平津新聞界隨着平津的失守，現在已步入最悲慘的命運了！

（國聞週報）

## 一束漢奸的報紙

阿英

自從東三省淪陷以後，沒有看到一張從那邊寄來的新聞紙。今年蘆溝橋事變繼起，平津又告陷落，便是平津的新聞紙，也都看不到一張了。

然在我，是並無遺憾的。因為新聞紙雖然看不到，內容却大體想像得出，不過是一班傀儡，在無恥的對「友邦的皇軍」歌功頌德而已。

最近竟意外地得到了一束。

這里面有所謂「新京」（奉天）出版的「大同報」，「盛京時報」和襲用着舊名，在北平出版的「北平晨報」。

紙數雖不到十張，却證實了我的估計沒有錯。

「大同報」的正張，充滿了關於上海戰爭的無恥造謠，假造「國際電訊」，替「友邦的皇軍」捧場。「治安部參謀司長王之佑」在播音：「國人要信賴友邦的皇軍」，要「披瀝信賴皇軍赤誠」。其無恥，實無辭足以形容。

副張刊載文藝作品。有「儒丐」的長篇小說「福昭創業記」，正登着第五回：「踐九重羣臣奉表，書七恨太祖伐明」，歪曲的描寫明倭寇事。有柳龍光譯，板垣守正用滿語原作的三幕劇「建國史

斷片。」

翻譯的稿子，以日本的爲主。

標作「正頁以外」的一欄，則專收描寫風物和考據的小文，以及娛樂生活素描。如「大砲在巨吼，江潮在激盪，錢塘江秋色無恙，」「南海風景殘，」「虞姬墓考，」「舞女的兩棲生涯」之類。便是描寫風景的文字，也染着替「友邦的皇軍」鼓吹侵略的彩色。

日子是八月二十九，在那裏開映的國產片子有：

火燒紅蓮寺（大安電影院）

夜來香（新京有聲影院）

姊妹花（國泰大戲院）

女財神（光明影戲院）

小姊妹（平安有聲電影院）

「姊妹花」是和日本的「航空勇士」配演的，這宣傳的策略，真是太夠技巧了。在中國的企業家，大概只注意到藉此以吸收「日金」吧，却沒有想到我們的敵人，是拿我們的片子，去做了毒害我四省民衆藥物的糖衣。

我希望中國的電影企業家能注意及此。

「盛京時報」是日人所經營，執筆者的大部分，當然是屬於「漢奸」之類。新聞照樣的充滿了誇大，欺騙，造謠。從我所見到的九月三日報里，知道奉天也在舉行「宗教家時局祈願大會」，替「友

邦的皇軍」祝福。無恥的朝鮮敗類，「交通部參官金鏡深」在播送「此次日軍所膺懲的是中國的惡軍閥」的欺騙說教。

副頁題「神皋雜俎」所載的仍是「儒丐」的「福昭創業記」不過已是第六回：「冒白刃力取清河城，破明兵大戰薩爾濟。」名符其實，真不愧爲「儒丐」而且是无恥之尤的「儒丐」還有「一帆」的「關於徐福」寫徐福求仙的歷史，當然也是獻媚敵人。

散記有「虞厂」的「談杜鵑」，「張雋昇」的「夢寐園隨筆」等。  
有「婦女周刊」最出色的標題是「女人帽子及其他」。

佔了全份新聞紙大部分地位的，是日本商品的廣告。

「北平晨報」是八月二十二的，刊一大張，廣告的地位佔八分之五。其冒頭第一個大標題是：「爲斷然擊滅威脅滿州國之寧軍，對張家口施果敢爆炸」後半用七行大字。有冷家驥在廣播：「維持會工作及市面之近況」特別聲明江朝宗並非空担名義，而是「精神健旺」每天到會辦事。

有五家電影院的廣告，除中央映新華的「壯志凌雲」外，其餘四家，放映的都是美國片。大概因爲平津初定，還沒有到「皇軍」片子適宜侵入的階級。

不過，現在已是九月底了，上海戰爭的「皇軍活躍新聞片」我想總已經輸入，甚且和中國片子配映了的。

只是這麼少的一束新聞紙而已，當我全部翻閱遍了的時候，我的心頭却感到更沉重的壓迫。被蹂躪的土地，被殘踏的人民。從各方面，我都能想像到他們沉默的，懷念着祖國的悲哀，是更強烈的對照了，浮面活躍着，靦顏事仇的漢奸們的無恥！我們已經如屠格涅夫所說，「在恐怖之中，互相接近，擁抱而成一團，」我們還應該更快的來拯救在擒着眼淚，生活着均受難的兄弟，爲着全民族的解放，我們誓將苦戰到底！

(救亡日報)

## 從北平到天津

汝龍

這粗壯結實的漢子支持過八天繼續的舟車勞頓後，雖已顯得十分疲憊，仍興奮地聳動着那副寬肩膀，乾啞地低聲說道：『我要說的，別催我，讓我想該怎麼開始，我要說的……』

在他身邊圍成半圓的聽衆，屏靜了呼吸，心跳着。夜深了，天空像給誰潑了一片黑膠，塗沒了星，變得漆黑一片。這些靜坐在牆隅草地上的人挨緊地靠倚着，爲了天色太黑望不見各自的臉色，感到一併空虛，他們索性闔上眼，各自伸出手去握緊了第二人的手沈默着。

有誰遞過去一支香烟，一盒火柴。

這漢子默默地接過去，將烟啣在嘴邊，擦亮一根火柴。一簇微弱淡紅的光在黑暗中顫抖着燃着。那支烟時，這簇光照見了漢子削瘦的臉上淌下來兩行亮晶晶的淚珠。

四周的人開始不安了，局促地移動着身體，好心的人慰勉着：『爲什麼這樣詭弱呢，我們不是還年青嗎？』

這漢子忸怩地乾咳着，到後，喘了一口大氣，開始道：

『不是，不是，你們弄錯了。——是這樣，我應當說，我已不配做中國人，我已沒勇氣敢自稱是中國人了，我沒有臉見你們，我沒有理由受你們的優遇，我應當去自殺，總之，我……』

『爲甚麼說這話呢？』

他沒有回答，更苦澀地乾咳着，顯然是在強烈地激動。但他沒有哭泣，沒有哽咽，祇是像一匹負着重荷的馬那樣地急促地喘氣：

『莫攔阻我，讓我說。』

『是這樣的：當別人從北平逃亡出來時，我已在北平城內流浪了。日軍入城佈告安民那天，我住的公寓裏被逮捕了一羣人，都是學生。爲甚麼呢？爲了書架上有課外的書。據說我也被指名逮捕，巧得很，我正出門去了。於是，我就流浪。我找到了我的一大堆朋友，他們年青熱烈，目睹這一座古城處在水深火熱中，看看日子真沒法過，想幹點甚麼，可是，幹甚麼呢？沒有鎗，沒有刀，沒有書讀，沒法說話，幹文幹武都不成。那末，年青青的人難道除去做漢奸外，就應當鎮日發呆嗎？』

『城外忽然不時傳來鎗砲聲，我們的苦悶鬆懈了，就猜：是中央軍是二十九軍到後才知道原來』

是劉桂堂率部反正。這事實感動了我們，我們都呆了，一個連年騷擾地方的巨盜一旦遇到國家存亡關頭，竟幡然放下屠刀，憑一份天良與敵人拚命！對我們，這是一個教訓，一個棒喝。想到我們受過的高深教育，想到這國家這民族待遇我們的優厚，想到我們目下的軟弱無能，我們臉紅了。我們遏制不住胸中熱火的爆發，壓不住脈搏的狂跳，到後，就極單純地決定了：找他們去！

「七個朋友主張他們先去冒險，等投入後，想法也將我們召去。一個颶大風的早晨，在西直門外的橋上，我們這一夥人站住了，我們默默地互握着手，用眼睛交換了分別珍重的話語，過後他們默默地走了，我們望着那七個背影逐漸在我們前高大起來，就流着淚走回來。」

這七人從此不見了，據說許多這樣的青年在未到達目的地先皆爲日兵狙死，總之，他們不見了。不容有咬牙切齒的功夫，一個朋友來告訴我，我們一夥中有三人突遭逮捕。他隨即忙亂地爲我化裝成商店學徒模樣，在背上給捆了一個十分內行的小包袱，油頭粉面後，就這樣匆遽地把我趕上火車。

在車上，我怕看每一個人。想到忍心丟下這城中懷着我最能明瞭的亡國的慘痛的同胞，忍心丟下我的衰老的父母，忍心丟下一羣好心的苦悶的朋友，望着前門那座雄偉矗立的箭樓，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癱軟地坐下去，低低地唸着：他們受苦到那天才完結呢……」

語聲逐漸微弱下去，一根油絲般地飄散了。夜仍是凝黑一片，樹梢爲風吹出連續的息索聲響，夾

雜着輕微的嘆息，每個人的心沉重了。驀地，那漢子將香烟頭丟向遠處，一點紅光盡成半個圓弧消失了，隨即發出乾硬的堅決聲調：

『到了天津——哼，這才到了鬼門關！』

『車一入站，車門由日軍守住，不許下車。站台上柵欄門下了大鐵鎖，柵門外面兩列日軍荷槍對立着，中間留一條狹路，槍刺在陽光裏閃着光芒。站台上，若干隻長統發亮皮鞭擊在水門汀上，響，夾在草綠色軍帽與紅色肩章間的是布滿瘳笑的臉。這一夥日軍軍官談笑自若地沿着車窗巡視，窺探。那份悠逸從容與車內千數逃亡者的提心吊胆兩相對照，哪個人受得了？』

『莫明其妙地等了二十分鐘，車門開了。像放豬似地，這些負着亡國亡家二重痛苦的人背上受着皮鞭的敲撻從那小小狹路中擠出去。看一眼那些慘白的面孔，抖戰的身體，我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一進狹路，就將生命幸運一齊交付與天！』

『一幕幕極人間的慘劇展開了：學生樣模或年壯力強的人受着槍桿的敲擊，被命令着「右邊」！就給跳踏地推到右邊，拘到一處，分明是走入了厄運；僥倖未拘走的人拾得一條命慌張地往外竄，一個懷孕的婦人受不起驚嚇，尖銳地高叫一聲面孔僵白滾倒地下，污血流染了一地；年幼力弱的孩子給推擠得倒下，還未曾喊出聲，就為無數腳踏踐着剩得奄奄一息了；一個駝背老翁眼力不濟摸索着往前走，嫌走得太慢吧，一隻皮靴踢過來，老翁應聲跌伏地下，口中吐着白沫，一個熱心年青人過去剛

要攙扶，另一隻皮靴踢過來，「右邊！」那老翁就這樣沒人理會地癡癡伏在地下；一個小娃從母親懷裏驚醒了，哇哇啼哭，母親情知不妙，用手捫緊了小娃的嘴，偏這小娃倔強地掙扎，發出一片淒厲的哭喊，但聽一聲吆喝，這嬰孩飛到半天空，那有着忠厚樸實面孔的母親望着地下手足亂動的小寶貝，猛地閉上眼往後倒下；年青的婦女在通身受檢查時，除無理由地損失一些財物外，受到公然的侮辱，他們低垂了頭，漲紅着臉，讓一包眼淚在眼眶裏滾動不敢流下……

「大概是我那架眼鏡太深了，化裝露了馬脚，我早已被帶「右邊。」謝謝上帝，沒讓我看完那些驚心動魄的慘劇便由日軍押着，隨同百餘同難者一齊解到日本憲兵司令部。這多人共囚在一間幽暗的小屋子內，像被一隻魔手扼住咽喉似地靜悄無聲。既無人審問，也無人送飲食來（其實誰還咽得下一粒米呢？）祇有兩位軍官啣着香煙，態度安閒地走來，對眼前這些驚恐得泛白了臉蜷伏着的可憐蟲，忽然感到新鮮的興趣，便走過來揪揪這人頭髮，捏捏那人鼻子，嘻嘻的發笑，受到侮辱的人用牙齒緊咬着下唇，但臨到一個粗壯的年青人頭上時，這人幡然變色，向那嘻嘻開嘴巴的臉兒兜去一巴掌，咆哮着：『要槍斃就槍斃，侮辱可不成！』這人就——唉，唉，有什麼辦法呢？

「第二天早晨，兩排槍護着我們走出囚室。迎面爬來一堆鳩形鵠面的人，破舊的灰軍服撕裂着，一眼望過去，突地一陣猛烈的戰抖通過我的全身，我將頭掉轉過去；那些人鼻子給刺穿了，用一條長長的繩子通過去連成一串代替了手鐐足鐐，他們不能走，祇能爬，爲了腿部大都被打斷，背上一股股

血流出來，大羣蒼蠅聚在上面嗡嗡地吸吮着，有的眼睛潰爛了，流出膿血來，他們無力地呻吟，無力地爬……

「他們是最先殺敵的二十九軍，或出死入生的通縣保安隊，忠心耿耿却落到如此下場，誰的罪？」我悲慘地閉上眼，無效地爲他們祝福着。

「開首被審的是大批學生模樣的強壯青年。許多人大大抵路略問過就押走候第二次更嚴厲的拷問。但其中有十六位，剛一被問到抗日否，就慷慨地挺起胸來：『是中國人爲什麼不抗日？』這堅定的回答如一聲霹靂震呆了上下一夥人。然而——我該說什麼呢，他們一齊被拉走到傍近鄰室內，隨即一陣尖利的如深谷中狼嗥的悲號刺破了空氣，鑽進每人耳中。我們一羣中有三人暈倒在地下。」另一個大學生被問到抗日否時，默默地搖搖頭。一個日兵便在他面前唱起救亡進行曲，那悲壯的調子逼得這人低下頭去，出了眼淚，於是，又一聲劃破長空的尖叫……

「這恐怖接連地打擊着我，我痛苦地考慮這不應考慮的問題：說抗日而犧牲呢？還是撒謊而苟全呢？我麻木了，昏沉沉地甚麼也想不出。點到我的名字問我抗日否時，我茫然地仰望着那張猙獰的臉，機械地答道：『不。』說過這個字，我顫抖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

「然而，我獲到了敵人的滿足，憐憫，將我釋放出來……我沒法說下去了，你們饒恕我……」  
當那顆頭低垂到胸前時，還昏昏地喃喃道：『我該死，我不是中國人……』（國聞週報）

BC

5

\$ 0.20